

綏遠河套治要

自序

河套地居綏區西陲 當西二盟鄂爾多斯北部之衝要 沃野千里 廣漠無垠 物產豐富 形勢險要 歷代以還 草昧於戰國 闢於秦 盛於漢 雖衰於魏晉 而復興於北魏 迨至隋唐以後 又有五季之衰 歷遼金元而不能振 至明又復淪陷 迨有清末葉 始有綏遠將軍兼墾務督辦貽穀 慘淡經營八大渠之舉 旋因事去官 未竟全功 自是荒廢又若干年 邇來開發西北之聲日高一日 河套密邇內地 墾闢勢不容緩 予於前清光緒三十年間 隨貽穀將軍辦理墾務直至今日未嘗間斷 其間專辦河套墾務凡五年 對於該地水利地畝牧畜林礦各種情形 粗知梗概 本年夏間 復有河套之行 閱時五十餘日 目覩田野荒蕪 渠道失修 人民流亡 匪類潛伏 撫今追昔 不禁感慨係之 時值政變 舉國一致主張移民殖邊 爰將平日一得之愚 率書成帙 名曰綏遠河套治要 明知粗陋寡聞 不足以當大雅一粲 而西北同志林君烈敷 朱

君錦屏 以內容材料 率皆翔實 力促災黎 以裨時用 並承林
君担任校閱之勞 銘感之餘 彌增愧愆 所望政府實行開拓 以
救時艱 全國之幸 豈惟區區祈禱而已哉

中華民國十三年孟冬

成都周晉熙序於古豐州之寄廬

綏遠河套治要

成都頌堯周晉熙著

緒論

綏遠五原縣河套地方。俗稱後套。幅員遼闊。延袤千里。田畝縱橫。溝洫交錯。出產豐富。鑛苗繁多。誠爲西北重要之區。一般有志西北者。莫不注意焉。年來或親歷考查。或著言提倡。卽歐美人士。亦時相往還。明爲遊歷實則居心叵測。是河套之關重。固大有人在矣。考此地。原屬蒙藩。清末隸於晉。設撫民之官。民國元年。設縣曰五原。駐包頭遙制。劃歸綏遠特別區。四年築城於隆興長村之北五里地方。進行未久。庶政待興。不意連年匪患頻仍。元氣因之大傷。遂致田園荒蕪。人民流離。商賈失業。十室九空。不但綏區受無窮之影響。卽國家亦同受其害。是故河套一日不興。綏區一日難期發展。此誠有國者所當注意者也。今將關於河套疆域沿革山川。古蹟要隘。建置設治。墾殖水利。商務。農業。鑛質。牧畜。出產。林業。交通。文化。蒙旗。教堂。吏治。軍事。以及會匪狀況。風俗情形。撮其概要。分章編述。都爲一卷。度亦有志西北者所樂觀也。

第一章 疆域

五原縣河套地方。居綏遠西境。東接包頭南近陝邊。西通甘肅。北控庫蒙。東西延袤千里。南北寬廣三百里。實佔綏區面積之半。居於西二盟鄂爾多斯伊克昭盟杭錦旗達拉特旗之北部。所有烏蘭察布盟烏拉特部之東公旗中公旗。又名東大公旗西公旗均環繞於東北。禹貢屬雍州之地。所謂朔方是也。世界滄桑。迭經變遷。忽夷忽夏。疆域紛更。當前清時歸山西歸綏道薩拉齊廳之管轄。及至末葉。綏遠將軍貽穀振興墾政。於光緒二十九年遂有五原廳之設。以杭錦達拉兩旗烏拉特三公旗地及右翼後旗地與左翼後旗之西境隸焉。民國元年改廳爲縣。駐於薩拉齊縣包頭鎮內遙制。四年始將縣署移駐五原縣降興長北五里。建城治理。八年析縣屬之烏拉特東公旗地。別隸固陽設治局。固陽設治局今已改縣十二年又將縣屬東西公旗三湖河一帶。劃歸包頭設治局管轄。五原河套地方。現在之疆域。東至包頭設治局東公旗之七分子。東北至固陽縣莫林河紅花塔拉小余太東南至包頭設治局西公旗之西山嘴南至東勝縣北界暨杭錦旗鄂托克旗北界。西南濱臨黃河。西至甘肅平羅縣昆鄰魯特旗阿拉善王之地界。西北至狼山與賀蘭山接脈之處。北至烏拉山迤北外蒙土謝圖汗部落。按以方里計

之。合三萬方里。每里以五頃四十畝計算。共合華畝一千六百二十萬畝之多。此河套疆域之大略也。

第二章 沿革

邊郡之設。始於漢。漢以上。無從考也。故河套莫詳於漢。亦莫確於漢。自漢迄今。有四運之分。戰國秦漢間。初運也。北魏時。二運也。隋唐季。三運也。有清一代。經貽穀經營漸次墾闢。而功未竟。然亦可謂四運也。民國肇造。如能興治。亦一轉運之機。考河套本新秦中地。漢初入匈奴。武帝元朔二年收其地。置朔方郡。徙民十萬以實之。朔方之北。依秦九原郡。改置五原郡。盧芳之亂。竊據邊郡。光武中興。始置并州以領之。靈帝末。羌胡大擾五原郡。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并州人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郡置一縣。領其民。合爲新興郡。僑治太原界。迨至西晉爲前後趙前後秦地。及赫連夏地。石勒并朔方兼置朔州。義熙九年赫連勃勃於朔方北築城都焉。河套五原郡。漢末沒於匈奴。苻秦得其地。亦爲五原郡。後爲赫連夏所據。及至北魏依山黃河南遷。故道名曰烏加河。河套之名。自此始。屬朔州之太安。附化二郡。大河以南。爲東夏州之朔方郡。要以榆林

之故。豐州當之。隋開皇五年始置豐州。大業初改爲五原郡。此五原在隋所以有豐州之名也。至唐烏加河北爲中西受降城。烏加河南爲豐州。九原郡。大河南杭旗地爲宥州。寧朔郡。考唐以鹽州所改之五原在今之陝西界內。去古五原千有餘里。未能與隋之五原混而爲一。既移五原之名於鹽州。故將豐州復秦九原之名。曰九原郡。此唐之五原所以不與隋之五原同地也。漢之五原在北河之北。隋之五原。唐九原在北河之南。此又治所不同也。唐末分入五代。遼夏烏加河北爲遼之雲內州。烏加河南爲季夏所有。宋金時北境爲豐州。南境仍爲季夏所有。元併夏金。以其地併爲夏州河套內。地初屬中興等路。後廢屬寧夏路。明屬蒙古。仍爲寧夏路。清乾隆以後。爲山西薩拉齊廳。光緒以後。改爲山西五原廳。民國以還。改廳爲縣。屬於綏遠特別區。

第三章 山川

疆域有變更。山川無改移。塞北之山。以陰山爲鼻祖。一曰大青山。又曰大斤山。秦山其實卽陰山也。接長白山。興安嶺之餘脈。橫亘綏區。武川歸綏。薩拉齊縣包頭。設治局屬內後口子。爲中斷落點之處。又分脈爲二。一循五原北境。以達甘肅賀蘭山。循河東徂障蔽大漠。以趨遼海。古稱爲北幹者也。在五原境內。名曰烏拉山。一循五原東南至西。

山嘴爲止。名曰磨爾根嶺。又曰烏拉前山。其實均名曰陰山也。河套以陰山爲幹。川以黃河爲經。陰山之在五原河套境內。隨地異名。西北狼山最大。俗稱兩狼山。又名狼居胥山。東西延長四百二十里。東南烏拉山亦大。由包頭設治局屬崑都崙口起點。東西有二百七十餘里。狼山卽古之陽山。烏拉前山卽古之牛頭朝那。又曰磨爾根嶺。又曰阿爾布坦山。在崑都崙河發源爲居延山。當包頭設治局五原固陽縣三界之間。水經注。黃河自臨河縣。東經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卽今五原之西境。狼山也。又牛頭牟。唐景隆中張仁愿。在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以爭。卽今之烏拉前山。西山嘴是也。（烏拉前山又名曰斷頭山）

黃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顏喀喇山之東麓。自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由歸德堡邊。凡三大折流。四百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東北由蘭州經甘肅平羅縣出邊。循鄂托克旗以達五原之角渠。五角渠卽今之烏加河也。岐分兩派。一派南流爲黃河之新道。所謂南河是也。一派

卽烏加河爲黃河之舊道。宛如

弓形。所謂北河是也。自南河以南長城

以北。俗名曰大套。自南河以北。北河以南。俗名曰後套。卽古之河套也。河流西自磴口入套。東自西山嘴出套。流繞五原境者六百餘里。凡納二水。曰余太河曰烏爾圖河。余太河源出敖西。喜山西流會蘇爾哲河。注於河。其地在烏拉特三公旗北八十里。有舍特河卽余太河也。至烏爾圖河源。出雪山西。南流注於河。其地在烏拉特三公旗北一百里。按河套之山川爲西北最優之點。今詳爲述之。藉供有志西北者之參考也。

第四章 古蹟

河套古之名區也。自漢以來。古蹟甚多。當明之世。淪於蒙古。或燬滅無存。或譯音變更。乏韻士之歌詠。無太史之紀錄。年遠代湮。是存而不存矣。今予以知者紀之。考者載之。不過拾遺而已。

長城 長城在世界上。與西伯利亞 蘇尼士河比衡。爲三大巨工之一。在河套有南北之築。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土色皆紫。故今有紫塞之稱。隋之長城名曰通漠。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 崔仲方發丁三萬抵朔方。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萬。築長

城踰榆林至紫河四年七月發丁六十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陰山之長城遺跡無存是長城爲歷代所建築而秦政獨享其名也。

統萬城 卽赫連夏故都義興九年赫連勃勃築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在河套南鄂

爾多斯右翼界內甯條梁之北後改名橫都城宋元嘉初勃勃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

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有清道光二十五年榆林知府徐松檄懷遠縣知縣何丙

勳確查統萬城之故址於是携南針隨步定向從縣城之西水西渡出邊牆又西渡磨

菇河又西渡西水河又西渡無定河地勢邐而高曼陀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細

加相度在懷遠城正西九十七里至於古黑水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懷遠縣城五十里有淖泥河東入無定河之下流其

地有土圍三重俱用土築渡無定河西行二里進頭道城又西半里進二道城又數十

武進三道城頭二道城內僅餘瓦礫已無遺址之存惟三道城內南面西隅鐘樓東隅

鼓樓只存基址堅築白土墩高六丈無級可乘鐘樓尙堪登眺高約十二丈白土築城

鷄籠頂式大廈一間半懸鐘屋頂形跡宛然周圍飛欄八層插椽孔穴歷歷可數尙有

三四孔松椽半榭係蒙古人猱升拔而薪之矣南面列土墩七堅硬如石似係樓台之

基。北頭有白土坡。似係宮殿之基。北城東西兩角。亦有土墩。當卽俗所謂轉角樓者。內城東西不及一里。南北約一里。考其城在河套五原河南之西南。今已傾圮無人憑弔。據土人言及。每朔望味爽時。空中輒現城闕之形。無定河斜絡城南。轉抱東城。而東北流懷遠以北。別無故城基址。此必統萬城無疑矣。

九原故城 在今之河套五原東界。烏拉特三公旗北。與固陽縣界毘連。漢武帝元朔二年所築。

鷄延城 卽居延之轉音。在五原城之左。

郎君城 在五原城之右。

五原故城 漢光武建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與九原故城西北接對。確在陰山之北。今之五原東北。明統志謂在陝西神木。則大誤矣。

臨沃故城 東漢所建。河水東過臨沃縣南。注石門。卽今之崑都崙溝水自石門障東南。流經

臨沃城。以地理考之。在今之五原縣西南。以現在地理考之。當在烏拉前山分線處。迤西。包頭設治局界內也。

宜梁故城 在河套烏加河之東北。與九原故城西界一山之隔。河水自西安陽東經

田辟城南。又東經宜梁縣故城南。闕駟在五原西南六里。又名曰石崖城。

朔方故城 朔方城在今之五原縣東北。烏加河之南。謂之什賁。漢時所建。

西安陽故城 距朔方城烏加河一河之隔。在今之五原縣東北。河水經朔方東北屈南。

成宜故城 在宜梁西安陽之間。濱近烏加河北岸。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河日故城 在烏加河北岸。與今之五原縣對接。河水自陽山南。南屈經河日縣左。

稠陽故城 在五原郡東。今已劃入固陽縣境內。固陽縣命名亦取於此。以地理考之。

在今之崑都崙溝北白彥溝迤北之間也。

臨河故城 卽朔方故城。今之五原縣烏加河西岸狼山南。與高闕塞相近。河水自高

闕南。又東經臨河縣故城。西行五百里。分爲二歧。一爲南河。其一分流至套外之阿爾

布坦山南。迤西爲大泊。俗稱騰格里腦兒。卽古之屠申澤也。屠申澤在烏加河上流。爲

古之黃河故道。今已沙壓湮沒無跡。所謂北河是也。西漢有兩臨河之建。城則僅一也。

臨戎故城 在黃河南。今之五原西南。漢末時廢圮之。又曰賀葛真城。嘔把湖在其右也。

渠搜故城 在朔方故城之東南。

廣牧故城 在烏拉前山黃河之南。今之五原縣東南勝縣境內。

蘇武城 相傳漢武帝時武出使被留居此城。牧羊受辱之處。其城在五原縣黃河東岸。歸綏有其一。不知孰是。然按子卿被留時。在霍去病斥逐匈奴之後。陰山一帶已無虜跡。何又被留。相傳如是。姑存疑問。

李陵碑 在五原縣西北境狼山麓下。

中受降城 在五原縣境。烏加河北岸陰山之南。張仁愿所築。城內有拂雲堆祠。今已遺跡無存。

西受降城 在中受降城西。距五原豐州故城西北八十里。有李華三城韓公廟碑。元和八年。黃河泛溢。南城均燬壞。今更無存。

新受降城 在四受降城東。中受降城西。唐開元中。張說築。北有雕鷲泉。

雲內州故城 在五原縣北。

豐州故城 豐州故城有二。在五原者爲隋之豐州城。在五原縣河套內。

天德軍城 在中降城西北二百里。唐天寶中所建。

大同故城 在天德軍城西南三里。隋時所築。

廢宥州 在黃河之南。杭錦旗界內。

河陰故城 在烏拉前後山之間。漢時所置。

敬本故城 在中受降城北。壕塹深峻。可以守。按以賈耽地理求之。想是九原郡城。趙

武靈欲從九原直南襲秦。卽此地也。

范夫人城 在五原黃河北岸。漢將所築。應劭曰。范夫人漢將妻也。徵和三年。李廣利

出五原塞。匈奴要擊。廣利於夫羊。匈奴山陔。廣利擊破之。乘勝追匈奴。北至范夫人城。

黑城 在五原縣之黃河北岸。

成吉思汗墓 在五原河套之南。鄂爾多斯境內。七旗立有鄂博。設達爾哈特五百戶。

承辦祭祀。並派札薩克一員。專司其事。因以成吉思汗於歲次丁亥七月十二日歿於

圖爾默格依城。於是以輦奉柩至所。卜久安之地。因不能請出金身。遂造長陵。共仰庇護於彼處。立白屋八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謂特克地方。建立陵寢。號爲索多博克達成吉思汗。自後元裔之襲汗號者。率即位於白屋前。鄂爾多斯者。乃爲汗守禦。八白屋之人。故以得名。至今每年夏歷七月。於鄂博行騾馬大會。西二盟王公羣趨之。如有會議事項。亦於是會議決行之。名曰乃金合洛會。殺牲賽神以祭之。有謂元太祖葬地在榆林邊外極西北。地名察罕額爾格。譯語察罕白也。額爾格帳房也。亦與八白屋義合。地學雜誌張相文著成吉思汗陵寢辨證。記載最詳。

伊克昭 伊克者。蒙語大也。昭。廟也。今譯昭爲召。訛也。在鄂爾多斯境內。因成吉思汗園寢得名。七旗亦奉之爲盟。言其大也。

板禪昭 在五原縣西境。永濟渠下游。

福音寺 在五原縣境東。大余太村西北。依山而建。

古獨個爾昭 在五原縣境西。協成地南。

梅令廟 在五原縣西。距縣城二十里。

大梅令廟 在五原縣西蔓會村教堂地。烏加河東岸。

甲燈壩昭 在東公中教堂地之北。

楊家河昭 在黃特勞亥河之東。王文祥牛犏之西。其北尙有一也。

德成渠昭 在吳祥地天德毓東西之間。

剛目昭 在忠義西之北。祥太魁之南。

狼山昭 在烏加河北岸。狼山東皮房之西。

常興堂昭 在曹四喜渠北。

義和渠昭 在田大人地東。一在把總地內。一在北牛犏之東北。

老郭河昭 在白家太營東。一在阜恆興之北。

塔布河昭 在姚家河頭之北。塔布河南岸。

第五章 要隘

河套居於綏遠之西。當中路之要衝。南扼陝晉。北控庫蒙。爲包頭西鄙之屏蔽。今將關於要隘地點。分晰列述。以備軍事之參攷。

河套 古名區也。居五原縣之全境。三面跨河。東北臨山。佔鄂爾多斯伊克昭盟之北。烏蘭察布盟之西南境。形勢雄坦。地理寬廣。誠爲西北要隘之重點。亦爲古今用兵扼要之區也。

榆溪塞 秦郤匈奴於河套樹榆爲塞。

榆林關 在鄂爾多斯之南。忽洛池之間。五原城東。

光祿塞 在五原縣陰山之北。北假之東。秦漢時號爲絕塞。

鷄鹿塞 在五原縣西境。烏加河西岸。屠申澤卽騰格腦兒。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鷄鹿

塞卽是處也。

石門障 石門障在大青山陰山烏拉前後山斷峽分線處。烏拉前山卽牛頭朝那山

一名日雲迦關。現名崑都崙溝。又名光祿塞。原名石門子。卽今之後口子也。漢時築支

就城頭曼城。虜河城。宿虜城。稠陽城。稠作固。今固陽縣卽取義於此。卽王莽之固陰。以爲障。秦孝公十一年。衛

鞅圍魏降之。漢亦至稠陽塞。卽是處也。當五原固陽包頭三交界之要衝。民國二年。蒙

匪橫行河套。國軍據有此險以敗之。佔地勢優勝也。以西皆北假也。秦始皇三十三年。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匈奴。漢元帝初元五年。罷北假田官。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遣兵屯田。卽北假是也。陽山在河北陰山之南。似在古之河目縣。然以漢書地理志考之。應在東部都尉治下。北假者。以地假於貧民。使墾種也。

余太河。發源處。爲敖西喜山。爲陰山南北之要衝。由石汗口海流兔口流入於套。

哈達門溝。俗稱謂之牧虎關。在牛朝那山。由大余太台梁逕南官井梁。以通前山之荷葉薩齊。亦要隘也。相傳高旺曾過此關。施有黃風術。以致迄今台梁終年風沙不息。想係高穎用兵之地。年遠代湮。遂以訛傳訛也。

西山嘴。西山嘴當烏拉前山之點。卽北假之區也。南濱黃河爲前山入套之咽喉。唐景隆中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牛頭牟那山北。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減鎮兵數萬人。牛頭朝那山之名。則不免譌也。永淳初突厥入寇豐州。州將崔智辦與戰敗績。卽此處也。

大余太。大余太在五原縣東境。爲烏拉後山入套之要隘。當五原縣東境屏蔽。關係全套要隘。爲軍事上必爭之地。民國二年蒙匪內犯。晉軍敗績。精華焚燬殆盡。至今元

氣尙未復也。

莫倫河口 在大余太西。山勢雄厚。與什拉葫蘆素山水大壩對峙。爲民國二年晉軍與蒙匪戰爭之區。

烏補勒口 在五原縣東北境。通外蒙賽音諾顏之要路。

烏吉蒙太口 在陰山東北。爲外蒙入境之要隘。

烏藍石太口 在五原縣東北通外蒙要口。

海流木心口 在陰山正北。通烏拉特後旗貝勒府。卽中公旗。一日東大公旗之要道。

馬相口 在五原縣北境。通外蒙之要隘。

烏藍腦包 烏藍腦包爲五原縣北境重鎮。距縣城五十里。爲通事行與蒙人交易之所。民國二年蒙匪內犯後。晉軍團長趙守鈺築營以扼守。民國四年盧占魁又盤踞是地。其險要可知。

韓烏拉口 韓烏拉口。在狼山之東。外蒙庫倫來往之要道。

馬蓋息便口 在狼山之東。正北越中公旗界。以達察汗泊迤北察汗鄂博。

慶打口 在五原縣西北。通中公旗之要口。

馬池口 在狼山之北。通察汗泊。

胡蘆斯兔口 在狼山之北。形勢險要。民國二年晉軍與蒙匪戰。遇伏敗績。卽是處也。

什蓋記口 在狼山口東。亦險要之區。

狼山口 在狼山正北。五原縣西北。山勢層巒疊嶂。爲用兵險要之地。

東襖蓋口 在狼山口之西。

烏蓋口 在躔金烏加河正北。通木納山之要隘。

烏蓋柏爾口 在五原縣西北境。狼山口之西。通木納山以達格拉山之要隘。

門他口 在黃羊木頭之北。直達塔起勒克圖鄂博之要隘。

什涼口 在躔金之西北。北可抵哈珀察齊泉。

大壩圖口 烏拉山之西點。經西喇木倫河以抵察汗和砍山。

高關塞 在狼山口之西。蒙古游牧記。卽所謂綽農陀羅海者也。其口正當黃河北流。

折東處。兩山對峙。有若門然。中間一路通新疆。較他路近二千餘里。古高關。或卽是歟。

按以游牧記考之。當在套西。按以形勢論之。應在石門障也。

大同川 大同川在中受降城西卽狼山灣也。所謂大同川指今之大同則誤矣。

水道要隘 河套北有陰山之險。南有黃河之恃。其黃河之要隘。則西起磴口。東至蘇

台廟。又東至黃家灣。又東至馬密兔。又東至惠德成。又東至同興堂。又東至白二渡口。

又東卽出套以達包頭南海子矣。

第六章 建置

邊郡之設。莫古於漢。雖迭經變遷。而形勢依然。今將歷代建置。關於五原河套者詳列之。

(戰國) 河套屬趙。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秦并天下。郤匈奴樹榆爲塞。三十五年除道九原。抵雲陽。墜山堙谷以通之。

(漢) 河套本新秦中地。漢初入匈奴。武帝元朔二年。收其地。置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領縣十。在河套者七。在套西者三。曰朔方。曰修都。曰臨河。曰呼適。曰鱸。渾曰渠。搜曰沃。楚曰廣。牧曰臨。戎又以九原郡改爲五原郡。設東部都尉治。擴充縣十六。曰。

九原曰固陵曰五原曰臨沃曰河陰曰蒲澤曰南興曰武都曰宜梁曰曼柏曰成宜曰穉陽曰莫鞞曰西安陽曰河目曰文國盧芳亂後。光武中興。始置并州以領之。遂將五原郡之固陵蒲津南興穉陽莫鞞河目六縣。另隸他郡。朔方郡之修都臨河呼遼臨渾渠搜五縣。而以西河之大城縣隸之。靈帝末羌胡大擾。流徙分散。建安三年始集塞下荒地。郡置一縣。領其民合爲新興郡。僑治太原。

(晉) 晉并治晉陽領郡九五原郡爲九郡之一。建武入朔方。永和五年徙治五原。永建四年復故新興郡。魏武分太原地置治九原縣。石勒并朔方。永嘉中劉衛辰據之。義興九年赫連勃勃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築城曰統萬建都焉。

(北魏) 魏初都盛樂後沒於秦。道武興以陜北爲畿內地。五原置朔州。延和二年置爲鎮。後改爲懷朔。孝昌中改爲朔州。領郡五。爲太平大安二郡。其附化郡之附化息澤二縣南境隸東夏州之朔方郡。河套於是荒棄。

(隋) 隋仍爲五原郡。開皇五年置豐州。五原郡依然統縣三。曰九原曰永豐曰安化。仁壽元年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七年爲五原郡。義寧元年太守張遜奏改歸順郡。

煬帝廢州。仍爲五原郡。

(唐) 唐初仍沿州制。以豐州轄漢民。乃別置羈糜州。以轄蕃戶。九原郡設都督府省。安化屬縣二。曰九原。曰永豐。長安二十六年。還所遷胡戶置宥州。永徽初置燕然都護府。領狼山等羈糜府州共二十有七。德初又改爲單于大都護府。垂拱二年。罷鎮守使。開元二年復置單于大都護府。十年置中東西三受降城。徙治安北大都護府於豐勝二州之境。天寶初改九原郡。安北單于二都護。並屬於朔方郡。

(宋) 宋攻契丹。得豐州。後沒於西夏。徙治府州。地名曰寧豐。

(遼) 太祖神冊元年。破唐置代北雲朔招討司。後改雲內州。隸西京道。領柔服寧人二縣。漸成井邑。乃以國族爲天德軍節度使。富民振武二縣。並屬豐州。

(金) 金取遼地。升豐州爲總管府。置天德尹。後並隸西京路。寧人入柔服。增設雲川縣。而西夏地如故。皇統九年。升爲天德總管府。置西北路招討司。以天德尹兼領之。

(元) 元併夏金。仍爲雲內州。屬大同路。原初屬西夏中興等路。後廢屬寧夏路。

(明) 明初置東勝衛。不久亦廢。入於蒙古鄂爾多斯暨烏拉特部。終明之世。皆不內。

屬。

(清) 清天聰八年。征服蒙古。乾隆六年設歸綏道薩拉齊廳以隸之。光緒二十九年。設五原廳駐包鎮遙制之。

(民國) 民國元年。歸綏道改歸綏觀察使。五原廳改爲縣。三年改綏遠道以轄之。

第七章 設治

河套地方。當明之時。爲蒙古所據。終世不屬內封。及至有清入關。定鼎以後。天聰八年。太宗征服察哈爾。土默特部衆悉降。河套蒙古各旗相繼來庭。遂增設協理通判分管之。乾隆四年。始有薩拉齊協理通判之設。遙制河套。二十五年。改爲理事通判廳。二十七年改通判爲同知。光緒十年改爲撫民廳兼理事。廿九年山西巡撫吳廷斌奏以邊外地方民繁。非設官分治。無以爲綏邊弭患之謀。長治久安之計。加以各處蒙漢錯居。民教雜處。墾務議創。百廢待興。現既將界址勘有端緒。自非遴委熟悉邊情之員。先行署理。無以收人地相維之效云。遂析歸綏道屬薩拉齊廳治三百六十里之大奈。太附益以達拉特旗杭錦旗烏拉特中西東三公旗地。置五原廳撫民同知理事銜。移山西

汾州府同知一缺。駐於包頭鎮。以姚學鏡爲五原廳同知。其境界以包頭鎮西門外五里腦包爲起點。此爲河套設官之始。然在包遙制。人民仍復依然無所倚賴。嗣改議於隆興長皆未果。僑治包頭。不過稍有形勢而已。迨至三十年。又劃五原廳駐爾多斯郡王旗地。添設東勝廳撫民通判。移山西汾州府磧口通判一缺。駐包治理。是包頭鎮仍屬於薩拉齊廳。而於鎮內有兩廳公署之組織。權限混淆。民苦不便。旋又改章。有距新廳治遠舊廳治近者。則仍歸舊廳管轄。以從民便。而糾紛愈甚。又三十三年。山西巡撫恩壽等會奏略云。竊照前准西盟墾務大臣貽穀。咨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奏。請將伊克盟盟旗札兩旗改歸五原廳管理一摺。奉硃批著山西陝西巡撫會同妥議。具奏。欽此。當經會商酌辦。查郡王札薩克兩旗地勢迤邐相連。在河套以南。伊克盟盟旗爾多斯部內。左爲準噶爾旗。右爲烏審旗。與陝之榆林府接壤。郡旗寄民約七八千家。札旗寄民約千餘家。兩旗放墾之地。均在南境。至活雞圖溝而上。溝以南自康熙雍正。至光緒年間。迭次展界。地畝俗稱新舊牌子地。其南界悉接邊牆。從前墾務未興。該旗地私墾人民。遇有詞訟命盜案件。每以距何處爲近。卽赴何處呈訴。如兩旗迤南。則赴

陝之神木府谷兩縣。迤北則赴晉之薩廳。近則草萊日闢。負來者絡繹於途。三公杭達等旗。既已設官分治。該兩旗事同一律。自未便任其無所歸宿。墾務大臣前奏。所以請隸五原廳者。誠因時制宜之計。因五原幅員本廣。若益以此兩旗之地。終慮鞭長莫及。茲查郡王旗之坂素濠後改置羊場濠地方。背負黃河西鄰大同。爲兩旗適中平衍之區。擬於其處增設廳治。撫民理事。通判一員。就墾界劃疆而理。新舊牌子迤南。一切命盜訟案。久向秦邊控訴者。仍歸陝省治理。迤北則統歸新廳管轄。此地在前明爲東勝城。卽名曰東勝廳。此五原劃治之所由來也。民國以還。元年命歸綏道爲觀察使。廳改爲縣。同知改爲知事。裁大余太巡檢。以節經費。二年與山西劃分。設特別行政區。裁觀察使。置民政廳管轄之。此爲劃疆分治之始。三年將軍改爲都統。增設綏遠道道尹。五原縣依仍其舊。四年築城於隆興長。遷治焉。以烏拉特三公旗地及右翼後旗與左翼後旗之西境隸之。又綏遠道尹詳以據五原縣詳覆。遵查職縣。東界薩縣。西界甘肅平羅縣。南界陝邊。北界大漠。袤延千餘里。縱橫六七百里。耳目難周。控制匪易。縣屬大余太地方。爲南北之要衝。外蒙出入之門戶。又有躑金地。西接寧夏。三百餘里。南連陝邊。北至狼

山東至降興長亦二百里。形勢扼要。非僅爲甘陝之大道。亦外蒙出入之要津。擬請各設縣佐一員。以資佐理等情。查該縣轄境遼闊。向係寄至包頭商民望治。庶政未興。重以前年蒙匪內犯。該縣適當其衝。地方精華蹂躪殆盡。盜賊充斥。比戶流亡。現雖飭移本治。然撫循亦有難周。縣佐之設。實較他縣爲尤亟。其大余太及躡全兩處。一居該縣東北。爲外蒙出入之要津。一居縣之西南。爲甘陝交通之大道。形勢均關重要。似均設有設置縣佐之必要。惟茲值國家財政困難。建設宜權輕重。躡全距縣治較遠。控制較大。余太更難。擬僅於該處設置縣佐一缺。正在進行。都統潘傑楹去任。又復中輟。八年析縣屬之烏拉特東中兩公旗地。別屬固陽設治局。今已改縣十二年又析烏拉特三公旗前山西山嘴及後山七分子以東。屬包頭設治局。十三年七月綏遠都統馬福祥又復注意五原四境。各擬添設縣佐。委派綏遠實業廳廳長兼墾務總辦段永新。前往勘查。予得隨往服務。遂建議割長濟渠地以東爲大余太設治局。豐濟渠地以西強油房地方置臨河設治局。即漢時臨河縣之故址以資治理。馬都統准如所請。並擬在西山嘴地方再添設縣佐一員。以補不足。一俟呈明政府。即可實行。惟經費以原有西盟墾務分局裁撤。

所有經費七千餘元。藉資挹注補助。其不足一萬餘元。亦不難籌措。此五原現在改治之情形也。

第八章 墾殖

我國西北之實業墾殖爲先。不待智者而知矣。而墾殖良好之區。莫過於綏遠之河套。有明以世。蒙人封閉自錮。利棄於野。及至清代末葉。一般地商與蒙旗訂立草約。任意私墾。遂致械鬥之風。殘殺之案。不一而足。官蒙亦無可如何。地遂以闢。陝山人民。亦由此日漸膾集耕種。然仍春出秋歸。未能臻於繁盛。此河套墾殖發端之大略也。光緒朝山西巡撫胡聘之奏請開辦墾地。事未果行。庚子拳匪之變。岑春煊由甘帶兵赴京勤王。路經河套。注意開墾之說。兩宮西巡回鑾。奏請貽穀爲西盟墾務督辦大臣。於二十九年着手進行。此公家開墾之大略也。溯西盟開辦之初。原議從烏蘭察布盟之烏拉特中東西三公旗着手。嗣因聯盟抵拒。費盡唇舌。而伊克口盟之達拉特杭錦旗方克先後遣派蒙員接洽商議。乃於二十八年八月籌辦設局事宜。至二十九年六月始行開辦。先由杭達兩旗修渠招墾入手。次第擴充。三十一年歸化墾務總局裁撤。遂改包

局爲總局。名曰西盟墾務總局。委任姚學鏡爲總辦。河套敷設分局十餘處。以資辦理。當時貽穀大臣辦理墾政。對於蒙民恩威並施。規模大舉。不幸獲譴去官。以致功虧一簣。然爲西北開發利源之首創。其功固不可沒也。予於光緒三十年。先在河套辦理墾務六年。嗣後又在包頭辦墾三年。民國以還。服務綏遠墾務總局又五年。前後忽忽十餘載。感逝流光。耻名不立。惟於墾務情形。尙能知其梗概。今將關於河套一部分分晰言之。以備留心墾政者之參考焉。

達拉旗報墾之始末。達拉特旗報地。其別有二。一曰放墾地。卽四成補地是也。一曰永租地。卽現時包種征租之地是也。四成補地報墾。因庚子賠教一案。欠欸甚鉅。該旗幾次籌償。尙欠尾數銀十七萬兩零。無力措交。擬以蒙地作抵。其時該教士欲得現銀。而不願留地。以致教案交涉。一時不能完結。遂由綏遠城將軍信恪。山西巡撫岑春煊。西盟墾務督辦貽穀。設法籌贖招集公司。共湊銀十二萬兩。贖回達旗賠教地畝。其不足之數。仍由山西籌措應用。以濟蒙旗之急。而遂教士之心。一再與達拉特旗交涉。始而居奇。往復磋商。始將薩拉齊南瀕臨黃河之四成生熟地一段。允交二千頃。每畝地

價以七錢核算。招戶承領。共抵銀十四萬兩。規定之後。除應折扣河渠昭廟牛楨柳林不堪耕種之地外。儘數勘丈實丈淨地一千二百三十五頃。其不足之地。將河套長勝渠內黃瑞樓上下買不色八拜水道燕安河等處渠地報墾。所謂四成補地。此爲西墾入手之基。並將長勝渠改名爲長濟渠。此卽水利進行之開端。着手之初。黃河漫漲。報墾之地。多被淹沒。招戶承領。稍有停滯。此項地畝荒價。計分四等。曰上地。曰上次。曰中地。曰中次。共放上地八百零八頃五十六畝九分。每頃價銀一百兩。合庫平銀八萬八千五百五十六兩九錢。共放上次地三十八頃二十三畝。每頃價銀九十五兩。合庫平銀三千六百三十一兩八錢五分。共放中地四百零四頃七十五畝五分。每頃價銀九十兩。合庫平銀三萬六千四百二十七兩九錢五分。共放中次地一百六十八頃四十四畝六分。每頃地價銀八十五兩。合庫平銀一萬四千三百一十七兩九錢一分。綜計四等地共放一千四百二十頃。合庫平銀十三萬五千二百三十四兩六錢一分。常年歲租併四等爲三。計上地每畝應征銀二分二厘。中地每畝應征銀一分八厘。下地每畝應征銀一分四厘。每年共應征銀二千八百一十二兩四分九厘。其領戶多係官戶。不善

經營。以致渠道淤廢。地畝荒棄。民國以還。匪患頻仍。牛犢遷徙一空。滿目荒涼。一時不能振興。十一年間。綏遠墾務總辦段永新。爲補救農業起見。遂將常年歲租。以有青苗之地交納。其荒廢者豁免。藉示體恤招徠之意。呈由綏遠都統轉咨財政部核准在案。而一般地戶。多已散失內地。一時不能齊集。將膏腴之地。任其荒廢。殊爲可惜。此河套四成補地墾殖。今昔之情形也。永租者。由墾務局年年招種徵收租銀。其地租而不放。公家但爲蒙旗經理。地仍屬蒙而不爲我有者也。報墾之初。係由達拉特旗遣派台吉巴咱爾格爾第到綏商辦。光緒二十九年四月間。巴咱爾格爾第呈請先儘長勝長勝改濟躐金改名兩處開渠墾放。其餘該旗各地。聽候任便陸續開渠。渠水能到何處。地卽放至何處之提議。貽穀大臣七月派員勸查。八月由達旗正式呈報。以永租地渠至何處。卽將何處開墾。日後所得租銀。以七成歸公。三成歸旗。是爲達旗報墾永租地之始。然達旗之地。早爲地商私墾。如老郭改名通濟沙河義和豐濟剛目各渠地是也。蓋地隨渠爲轉移。無渠則地等同石田。是地爲達旗所有。而渠係地商所挖。故達旗雖將地畝報墾。而渠不得不由公家收回。方能着手。至三十年起。始將後套各渠勸導地商報效。

收回。而地商王同春在二十九年間。報出中和渠。由西南河岸起至東北杭達兩旗交界止。約長二十三里。又東北連接開渠約長二十三里。係與王在林韓鉞所開。王同春應有十分之五。嗣因無力。而又以陳四阻撓。是以不能再開。在達有地無渠。在杭有渠無地。倘開官渠。計當可省工三十餘里。固不無小補。若欲全行澆灌。非將剛日窩火兩河。循舊鑿。不克盡其地之所有。並將降興長房院一所。車二輛。馬六匹。牛四頭。情願一併報效。此地商報墾之始也。公家接收之後。租銀計分四等。上地每頃收租銀四十兩。上次地每頃收租銀三十兩。中次地每頃收租銀廿五兩。下地每頃收租銀二十兩。所收租銀以二成爲渠工。其餘分爲十分。以蒙得其三。公得其七。此公蒙初次規定之條件也。自公家收回。積極整理。每年可丈青苗兩千頃以外。綜計光緒三十年起至三十四年止。共征租銀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一萬九錢九分。至宣統年有加無已。而達旗竟欲收回自辦。經莖岫督辦商定。每年收回租銀。公蒙各半。迨至民國以還。政局變更。遂致渠地全行廢弛。所有貽督辦慘淡經營之功。百萬元渠工之費。一旦損牛前功盡棄。至今人士莫不感嘆。及至元年公家無力興修渠道。改爲民戶包租。每年以

兩千頃承墾。每頃以十五兩交租。共合庫平銀三萬兩。公家各得其半。渠歸租戶修挖。辦理數年。民力未遑。拖次愈鉅。議者以散戶承包。致有經營失宜之誚。九年間又有蔡成勳都統使第一師旅長楊以來假借灌田公社。統包八渠永租地畝之後。一意貪圖私利。不顧全局。截至十一年積欠租款十萬餘元。渠道廢壞無遺。經五原紳董王同春張厚田楊文林楊嗣殷崔國仁魏三槐王喆馬驥等呈請整頓。夏經綏遠墾務總辦段永新。呈明馬督辦。與灌田公社楊以來。一再交涉。始行收回。由五原地方人士組織匯源水利公司承包豐濟永濟剛目沙河義和五渠之地。其長濟塔布通濟三渠之地歸興農社承包。至各渠餘地由原地戶承租。並規定章程十七條。以資遵守。而河套水利經費已墾地。每頃應征銀一兩二錢。未墾地暨昭廟地。每頃應征銀三兩三錢。每年可收經費洋五千餘。本年遂設水利總局。以資整理。擬於十四年分起實行。此永租地現在辦法之改定也。

杭錦旗報墾之始末 杭錦旗報地之初。該旗貝子阿爾賓巴雅爾。遣派梅令棍布到綏議商。當由貽穀大臣飭令指報。而該旗札薩克憤棍布之擅行指報。中途反悔。經貽

穀大臣一再嚴責。脅以奏參。札薩克始終抗拒不允。及議定仍由梅令棍布自行指交。仿照達拉特旗辦法。渠至何處即開至何處。札薩克益憤。於是咨呈理藩部將梅令棍布革職。報墾事更形堅持。貽穀大臣乃以違抗朝旨。搖動大局。奏參革去該札薩克之伊克昭盟盟長之職。該札薩克怵威求全。始將杭蓋中東兩巴噶地段報墾。東北地界達拉特旗。西界王善舊渠。北南界黃河。仍言無論如何。總不能依照梅令棍布所報之地辦理。光緒三十年爲開辦之始。分爲四段。曰元亨利貞。共設四分局。屬於西盟總局。又續報兩巴噶之西界。王文祥耕種地之黃托勒蓋河東畔地一段。東界藍鑽河。西界黃托勒蓋河南界。黃河北界達拉特旗地。內分渠地旱地兩種。所報兩次之地。共計東西長約二百七十八里。南北寬約七八十里。可放地四千餘頃。即以四千頃計算。每頃以七十兩計之。共應征押荒銀二十八萬兩。嗣後改訂渠地爲五等。曰上地。曰中地。曰中次。曰下地。價與達旗同。惟下地每頃規定地價銀八十兩。嗣後續放之地。又改上地九十兩。上中八十五兩。中八十兩。中次七十五兩。下七十兩。旱地計分五等。上地每頃押荒銀五十兩。上中地四十兩。中地三十兩。中次地二十兩。下地十兩。綜計渠地

共放地二千八百三十九頃五十畝二分。共應征銀二十五萬七千二百八十八兩九錢七分。旱地共放一千一百七十八頃五十三畝。共應征銀四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兩一錢三分。兩項總計地四千一十八頃三畝二分。共合庫平銀三十萬五千二百七十二兩一錢。常年歲租渠地。併爲三等。計分上中下。與達旗同。旱地亦分三等。上地每畝應征銀一分六厘。中地每畝應征銀一分二厘。下地每畝應征銀一分。以上兩項渠旱地畝。每年應征銀二千七百四十八錢一厘。惟所用渠道淤廢。此項地畝。因之大受影響。墾務總辦段永新於十一年間。與達旗地畝同案呈請。見青納租。民困稍蘇。然此項地畝。丈放最寬。夾荒餘荒甚多。如將來渠道疏濬。地方發達。則清丈可增三千頃以上。而昭廟地當杭錦旗報墾時。本定每廟每面撥給二里半。嗣於光緒三十一年間。規定大廟每面丈給五里。中廟四里。小廟二里。丈時連廟中心計算。復行規定昭廟之地。由公家代租。每年每頃給昭廟銀五兩。公家收渠租六兩。嗣又墾請收回自行經理。至今仍屬私墾。每年公家每頃僅收水利經費銀一兩二錢。現已撥歸水利總局經費。至戶口地自報墾後。租地一頃。給銀五兩。嗣以聯名懇請發還。以資養贍。擬定原戶口有

地百頃者。准給十分之二。有五十頃者。准給十分之三。有二三十頃者。准給十分之五。十頃內者。按以八成。札薩克呈請以有戶口地者。僅數十戶。倚賴牧廠爲生。懇請一律撥給。三十二年貽穀大臣。派員往勘。將沿河一帶廢地。給作牧廠。自姚家寨子起。西至黃托勒亥河止。計長二百十五里。寬六里至二里不等。自劃撥以後。卽將原戶地收回。蓋原戶口地多係膏腴之區。而沿河之地。均斥鹵之地也。現在蒙人牧廠。多在沿河一帶。藉以謀生。此杭錦旗報墾始末之狀況也。

烏拉特西公旗報墾之始末 河套地方。自杭達兩旗報墾。其東首尙有西公旗膏腴之地。其初墾不報墾。公家一再交涉。光緒三十二年八月間。始指報烏加河迤南什拉胡蘆素地一段。東至舊有山水壩爲界。南至什拉胡蘆素南大渠爲界。西以達拉特旗爲界。北以山水壩爲界。嗣又添報紅們圖地一段。彼時山水壩多已廢圯。烏加河水又復漫溢。非修挖渠壩。難資招放。且距大余太甚近。地屬膏腴。三十三年間。委派會辦元愷辦理。予初隨同勘丈。繼又委派專修渠壩工程。所放之地。共計分爲四等。曰上地。每頃押荒銀一百二十兩。曰中地。每頃一百一十兩。曰下地。每頃押荒銀一百兩。曰下

地。每頃押荒銀九十兩。共放地一千七百餘頃。合征庫平銀一十七萬九千餘兩。購地之主。多係官僚。無農業之經驗。以至今日地畝荒廢殆盡。而積欠荒價。尙在五萬餘兩。雖有丈青征收歲租體恤之明文。而地戶散漫他處。無從補救。按以歲租照以四成補地規定。現在公家雖擬將拖欠之戶撤回另放。而渠道一時未能疏濬。承領之戶。仍屬不甚踴躍。此西公旗報墾今昔之大略也。

第九章 水利

黃河之爲患於中國。蓋人而知之矣。然在下流則爲患。在西北則有利。而且西北水利振興。則下流之患亦不難消除。此則世人所未知也。按黃河發源。在青海巴顏喀喇山脈間。星宿海爲起點。入甘肅西寧道境內。西寧卽古之西羌。又謂之湟中地。當青海入甘肅之孔道。正東經巴戎循化兩縣。順小積石山入蘭山導河經皋蘭縣北鎮遠橋。曲折北流出長城過蘭州靖遠折而東流入寧夏道境內。復入長城經中衛金積靈武寧朔又東折而東北流至寧夏出邊牆。以達平羅卽入於河套所謂西套者也。計長一千三百里由賀蘭山阿拉善額魯特旗東麓北行。入綏遠五原縣之境。爲狼山所阻。向東

流行由西山嘴經托克托縣會黑河折而南流。經清水河縣西。曲折南下。入山西陝西境。環繞鄂爾多斯旗之三面。南限邊城。稱曰河套。所謂黃河百害。惟利一套是也。其實河套一隅。專指五原縣境一部分。其他則謂之河西非河套也。唐時始興水利。貞元七年。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頃。爲水利提倡之始。永徽四年。置有陵陽渠。建中三年。浚之。溉田置屯。尋棄之。有咸應永清二渠。貞元中。刺史李景略開溉田數百頃。嗣後歷代亦未注意於是。及至有清。始有地商私租蒙地。實行水利之經營。漸次發展。光緒末葉。由貽穀大臣。收回辦理。此水利歸人正軌之概略也。

河套之黃河故道。卽今之烏加河古之北河也。循狼山之南。跨烏達兩旗之間。迤西則隸杭錦。尋源溯委。縣亘七百餘里。河身現時。僅寬二百餘丈。至二三十丈不等。形如弓背的起點。在阿拉善額魯特旗之傅家灣爲黃河之故口。而土崖斷續。新黃河不能流入。遂南遷。卽今之黃河新流也。至準格爾教堂所挖借用渠身。不過三丈。當年河道。由準格爾以北。地均平坦。不辨河身。七十里至納只亥。再由納只亥迤東。沙山橫亘。勢若長峯。寬長不等。高下懸殊。一百二十里至沙溝堰。再東在杭錦旗西巴噶土人呼爲岡

岡午作河。蒙人呼爲老不更河。言其爲舊大河也。再東名可淖。仍爲沙山所壓。循北山根。河身分爲兩道。東行數里至義太魁。又由義太魁至梅令廟。或沙山積壓。橫亘河中。或土隴淤塞。深谷爲陵。河岸又多爲山水冲刷。缺殘斷續。由梅令廟迤東。岸宇整齊。河水尙可澆灌。再東一百九十里至紅們圖。河身均尙完整。由紅們圖百里至上柳濠。地極窪下。衆流所歸。俗名曰烏梁素海。淤平不明河身者。約十七八里。河勢寬泛。漫無際涯。然水匯於烏梁海。則不得出。黃河故道之利益在於能受上游諸渠之水。轉輸於下游諸渠。爲河套諸渠之總幹。若不將此黃河故道疏濬。使全套血脈流通。則水利決不能達圓滿之目的。因黃河故道。地勢居高臨下。用水最易。若以現在新黃河而論。地勢居窪。使之北昂。必難灌溉。予於故道周歷測勘。經三月之久。始知關係之要。願我水利家注意修挖。勿稍忽之。河套之中。惟杭錦。達拉特兩旗。兼跨黃河處處依渠爲命。自河南徙之後。地愈廣衍。山陝人民。爭趨佃種。是以地爲私墾。渠亦私開。凡到河套種地者。甫經得地。先議開渠。支別派分。各私所有。往往一渠之成。時或需至數十年。欸或糜至十餘萬。父子相代。親友共營。而已成之渠。又必時有歲修。需款浩繁。所謂經營水利。良

非易也。光緒十八年議者擬於河套西之躔金開屯設官。事未果行。光緒二十九年始完全收歸官有。私渠亦全行報效。惟民國以還。大都廢弛。殊屬可惜。將來興復。非投資五百萬元。不能挽回。而期永久。十二年春。馬都統委派予赴天津與潘馨航屈文六兩君接洽。設立公司。經營水利。予建議二十二條。擬以招股三百萬。爲河套水利宏大之組織。雖承贊許。繼又中輟。殊可惜也。

河套有大幹渠八。曰永濟曰剛日曰豐濟曰沙河曰義和曰通濟曰長濟曰塔布其塔布長濟永濟三渠開創之初。均係予所修。此次重游歷視。大都淤塞。以予六年風雨辛勞。一旦廢弛。不勝今昔之感。

一永濟渠 原名躔金渠。係地商永盛興錦和永等。於道光五年借資達旗之款。未能歸償。以地作抵。遂開此渠。由黃河起點東北。至補隆淖爾。長一百八十里。至烏加河止。又開東中西三渠。暨樂善堂渠三十里。其形如簪。歸公後。予得專司其事。另闢新口。自沙蛟循西大渠口以抵北稍。計長二萬三百六十七丈二尺五寸。又開枝渠六。曰樂字渠。原名樂善堂。計長四千八百二十五丈三尺。曰藍字渠。自樂字渠起至圖林。蓋河止。

計長一百一十丈。曰永字渠原名西大渠計長三千三百四丈六尺。曰遠字渠原名中枝渠計長四千三百四十丈五尺。曰流字渠原名舊東渠計長八千八百五十六丈。曰長字渠原名新東渠計長六千二百八十九丈七尺。其永濟幹渠之病。因公中廟渠腰太軟。每年時有淹沒之患。而渠無專身。下游亦不免淤塞。今有王同春欲將長字渠劈成正身。渠稍入剛目境內之烏加河需費洋五萬元。如能告成。則永濟渠可一勞永逸。爲八大幹渠之最優者。

五原城基地辦理之始末。查五原設治。始於光緒三十二年。爲達拉特旗未經報墾之地。貽穀大臣飭給地價五千兩。迄未發給。久之始由墾款項下借提銀一千四百兩交領。派員查勘。該地應行劃留放墾。分別等則。以及澆水情形。並墾放章程。然未經核定頒行。此項城基地。於三十四年丈過八十餘頃。共征三成折色銀四百餘兩。七成本色麥子三百餘石。民國元年。交由地方官自行招放。因無人承領。暫照墾局租地章程辦理。又因不能借用義和渠水。租戶日漸減少。三年始由墾務代議招放。五年從復規定。可堪耕種者約五百頃。每頃以四十兩計之。可收荒價銀二萬兩之譜。房基地可售

四十餘頃。每頃以四百兩勻算。約收荒價銀一萬六千餘兩。以上兩項共可收銀三萬六千餘兩。內除城牆四圍計長一千二百四十一丈八尺四寸。厚一丈六尺。牆內留路二丈。外城濠留沿寬二丈。共計二十丈三尺五寸。合地四頃三十七畝七厘。衙署地基長九十一丈三尺。寬六十六丈四尺。合地一頃一畝四厘。城內留南北路一道。寬四丈。長三百二十丈四尺五寸。合地二十一畝三分六厘。又東西路一道。寬四丈。長三百二十丈四尺五寸。合地廿一畝三分六厘。留高等小學校地基五十畝。初等小學校地基五十畝。留街巷地一頃。文廟地五十畝。武廟地五十畝。又街道由五原城南門隆興長橋頭止。長一千八十丈。寬二丈。計九十畝。其中曲巷臨時留九十畝。房地分爲三等。上等每畝征收庫平銀六兩。中等每畝征收庫平銀四兩。下等征收庫平銀二兩。墾地分爲三等。上等每畝征收庫平銀六兩。中等每畝征收庫平銀四兩。下等地每畝征收庫平銀二兩。子枝各渠。民戶自行修挖。房基地不分等則。每畝升科銀二分。由五原城南門起至隆興長橋頭。修築馬路一道。長一千八百丈。寬五丈。此規定城基之大略也。嗣以地勢高昂。無人承領。十二年又復減等。始行踴躍。現在未放之地。僅七號。王同春

又挖新支渠一道。澆灌甚易。再能於城南多修枝渠。則城基不難普澆。附圖於左。綜述上項河套之墾殖。係屬歸公者而言。現在達旗又將奇克穆地報墾約一千餘頃。尙未勘收丈放。其他私墾地。如大余太台梁召廟戶口地。以及教堂地。爲數在二萬頃以上。沿烏拉後山三公旗之牧廠及私墾地。爲數亦在萬頃以上。如能逐漸施設。銳意進行。將來墾殖前途之發展。豈可限量哉。

一剛目河渠 一名剛毛。又曰剛卯。一曰剛門。咸豐年間。商人賀清開濬。股分衆多。支渠林立。渠身甚長。渠口有新舊。自黃河起點。至於烏攝古琴出稍。直達達拉特旗之察汗淖。禿龍蓋等處。計新口長七百六十丈。爲王同春續開。舊口在黃芥濠。長三千六百丈。兩口均流於正身。而舊口至新口交界處。長四千丈。由正身至永盛和。長二千六百丈。由永盛和至張存梅渠。長一千七百丈。由張存梅渠至復隆。長二千一百丈。由復隆長渠。至呂三渠。長一千一百丈。由呂三渠至沙梁。長一千丈。又由烏攝古琴渠。至沙梁。長二千三百丈。共計舊口至渠稍。計長一萬四千八百丈。查此渠之新口。爲王同春集股開濬。坐落劉三地內。至舊口之東。距黃河正身四里。由黃河之西。北流有套河一

道斜向東南之水倒入新口。名曰倒灌口。各地戶均用此口。計長七百六十丈。公家收回。爲予友賈秉臣經營修挖。由色蓋地起至色蓋天生濠止。開生工一段。又自天生濠起迤東。至舊剛曰河止。又開生工一段。其枝渠十有其二。曰永盛和渠。因永盛和張雙駒天吉泰祥泰魁四號。共修之枝渠。澆灌賈家蓋地老大他拉地察汗淖地三段。計長九千丈。內有子渠十六。張存梅渠計長二千八百四十丈。內有子渠六。高喜四渠計長五千四百丈。內有子渠三。可澆色蓋地七十餘頃。曰周大存娃渠。又曰霍錫齡渠。計長五千四百丈。內有子渠九。澆灌色蓋地。張樞林渠。計長四千七百丈。曰陳雙牛渠。計長三千二百丈。內有子渠二。澆灌色俊圖地。曰永厚成渠。又曰麻二渠。計長一千八百丈。內子渠八。澆灌紅頂甲格齊地。曰烏塊補隆渠。計長七百丈。曰同元成渠。計長一千九百丈。內子渠二。可澆地六十餘頃。曰李萬福渠。計長一千四百丈。內子渠二。可澆地六十餘頃。曰韓鉞渠。計長三千六百丈。澆灌哈木蘆庫倫賈家之洞烏攝古琴之地。約百頃。曰呂三渠。計長三千四百七十丈。約可澆古獨棍地八十餘頃。曰白言太渠。又萬英渠。計長二千四百二十丈。內子渠三。可澆地七十頃。曰王步來渠。計長五百四十丈。

可澆小格廟丹把地十餘頃。曰康福祥渠。計長五千四百丈。可澆哈獨拐淖地二百餘頃。現在此渠多已淤廢。若再修復。約需工貲在兩萬元之譜。始克通暢。並可澆地千頃上下。只視經營者之進行如何耳。

豐濟渠 原名中和渠。又曰天吉泰渠。爲地商王同春韓鉞所開。計長一萬六千七百七十四丈。歸公後爲予友許藻卿接續修挖。由蟻蓋圖至五分子。加長二千三百四十二丈一尺。其子渠有五。曰王在林渠。計長四百丈。並可借用龍火河水。澆灌水道他拉地三百餘頃。曰韓鉞渠。計長一千五百八十丈。又東枝渠。計長九百丈。又西枝渠。計長九百三十丈。又中枝渠。計長八百二十丈。共可澆地百餘頃。按以現在渠身完好。經營得宜。以河套水利言之。此渠佔八渠之冠。農民亦藉此有所依賴焉。

一沙河渠 原名永和渠。亦係地商王同春所開。自黃河起至梅令廟止。計長一萬六千八百丈。而幹身又有恒河渠。又曰爛大渠。又名和合源大渠。爲王同春所開。自黃河起點北行至南牛俱永和渠。東枝渠。計長一萬五千丈。歸公後。統名曰沙河渠。修理得法。迄今適用。且能引水入於義和渠。普灌他處之地。至和合源枝渠三道。一西太渠。自

沙河起至孟興德房西南止。計長一千九百八十三丈。一中渠自沙河起至哈拉噶爾濠止。計長二千二百四十丈。一東渠自沙河起至沙梁止。計長一千四十丈。十三年又由沙河開城渠由城北繞流城基地。可資灌溉。若能再於義和渠挖一枝渠。繞流城東南。則城基地五百頃。不難普澆矣。

一義和渠。係地商王同春所開。蜿蜒最長。自黃河起北行至錦繡堂北歧爲三枝。一東引通大盛成渠。一東北行通老郭渠。一北行爲本渠之正身。至舊把總地。又歧爲二。一東行通老郭渠。一北行經五原縣南降興長通烏加河。計長一萬八千丈。自西公旗什拉葫蘆素報壑。即將此渠劃歸專渠。上游之地。平口澆水。如水小不得已時。得在舊把總地築壩數日。以資灌溉。惟近年黃河南遷。舊口已不適用。另修新口。耗費三萬餘元。仍不通暢。十三年借用沙河之水。將來黃河若不北徙。此渠終難得益也。

一通濟渠。原名老郭渠。係地商郭敏修所開。在口曰四大股。在尾曰五大股。爲河套水利開始之大渠。自黃河起點至板担渠稍止。袤延二萬一千六百丈。爲河套八幹渠最長之渠。灌溉杭達兩旗地畝最多。而退水由烏加河澆溉下淖之地尤衆。分枝於短

辦子河。通長濟渠係天生濠。計長七千二百丈。又自黃河口至白家渠口。計長一萬八
 百丈。內借用天生濠河甬四千五丈。其修挖之渠。計六千三百丈。此段乃郭敏修史老
 虎萬太公李達元四家公開。所謂四大股是也。又自白家渠口至板拍渠稍止。計長一
 萬八百丈。係郭敏修獨開。所謂五大股是也。其枝渠有二十七。曰義成公四渠係地商
 陳四史老虎積厚堂三家合開。一枝在義成公南。一枝在義成公北。曰復太長二渠。地
 商賀瑞雄所開。一南北渠自老郭河起至奔把圖濠止。計長一千一十三丈。一東西渠
 自義和渠起至王三房東北止。計長一千六百九丈。可澆地二百餘頃。爲當年王同春
 與陳四爭執澆水之要點。曰吉爾蠻太三渠。一在村北。一在村西。在村北者。引短辦子
 河之水。在村西者。一口兩稍。引四大股水用之。此項枝渠。自老郭河起至柳林子東南
 止。計長九百三十五丈。曰高金科渠。又曰高蔡兩家河。又名蔡家渠。計長五千五百二
 十丈。曰李達元渠。計長二千九百二十丈。澆地二十餘頃。曰劉保小子三渠。又曰白家
 渠。又曰頭道渠。三道渠。四道渠。統計長五千二百丈。可澆地一百四十餘頃。曰鄭映斗
 二渠。又曰萬太公渠。又曰西大渠。計長一千八百丈。又人字渠。計長七百八十丈。可澆

地三千餘頃。曰史老虎八渠。又西北東南十字渠。自老郭河起至蔡家渠止。計長一千四百二十丈。又南北十字渠。自老郭河起至渠稍止。計長八百八十五丈。曰郭敏修三渠。係用短辮河之水。出於老郭河幹渠之外。公家收回。爲予友徐潤之所修。普灌地畝。於光緒三十年至宣統末年。嗣後稍有失修。亦尙可用。旋以黃河南遷。另闢新口。則日見失敗。及至灌田公社於民國九年包租。坐享其成。不加工作。遂將此良好之渠。全行廢壞。若再修復。非需工貲五萬餘元。難期澆灌也。

一長濟渠 原名長勝渠。地商侯應魁所開。借用塔布河上游之渠身。計長三萬六千丈。每年灌地不下千頃。而渠身多占高昂之地。惟曲灣太甚。時多淤阻。是一大病。改道他徙。又係低窪之區。所以迭次興修。而迭次受害也。計枝渠二十一。曰樊三喜五渠。可澆五十餘頃。又南大渠計長九百四十丈。東大渠計長四百七十丈。東小渠計長二百八十丈。北大渠計長一千九百五十丈。退水渠計長七百三十丈。曰楊賜忠三渠。可澆地一百餘頃。計長二千七百四十八丈。又人字渠計長二百三十七丈。又十字渠計長三百四十八丈。曰夏明堂三渠。可澆地七十餘頃。又西大渠計長二千三百四十丈。西

北渠計長四百五十丈。喬相華四渠。可澆地二十餘頃。大渠計長一千八百丈。西大渠計長九百九十丈。十字渠計長三百六十丈。東渠計長三百三十丈。曰王存二渠。可澆地十餘頃。東渠計長一百八十丈。西渠計長九百丈。曰樊根來渠。又曰西大渠。計長一千五百丈。曰高金科三渠。西大渠計二千二百三十丈。東大渠計長一千二百六十丈。半截渠計長七百丈。歸公後。予修其上游。予友俞子信專修下游。詳細測勘。改修下淖之地。莫不得其利益。不意民國九年。自經灌田公社接辦包租後。未能投資興修。全行廢弛。十餘萬之工本辛勞。一旦全功盡棄。此渠若再興復。又須十餘萬元。始克有濟。河套辦理水利之難。於此可見一斑矣。

一塔布河渠。塔布蒙語五數也。又曰五大股因地商樊三喜吉爾古廢。夏明堂成順長高和娃合股所開。故曰五大股。自黃河起點經布袋口循成順長至渠稍。計長一萬八千丈。內有枝渠二十一。曰樊根來五渠。又曰小東淖渠。計長四百三十丈。大東淖渠計長二百二十丈。董應魁渠。計長一百五十丈。北淖渠計長三百一十丈。大西淖渠計長五百二十丈。曰陳駝羔四渠。可澆地五十餘頃。一名頭道西南大渠。計長七百三十

丈。一名二道西南大渠。計長一千三百三十丈。一支渠計長二百三十丈。一名三家渠。計長六百五十丈。曰張照七渠。可澆地二百餘頃。一塔布渠計長一千七百丈。交界渠。計長五百七十丈。西大渠計長五百二十丈。成順長渠。計長二百三十丈。濠北渠計長二百五十丈。濠東大渠計長六百二十丈。濠東二渠計長三百二十丈。曰李安邦三渠。一小召東渠計長五十丈。一店東渠計長一百九十四丈。一龍家河畔渠計長二百五十丈。曰金長春渠。又名辛大渠。計長五百四十丈。曰姚章蓋渠。一口兩稍。計長七百二十丈。可澆地百餘頃。此渠歸公後。予獨任修挖之責。費盡二年辛勞。耗資五萬餘元。始克告成。其渠身之良好。旱台之整齊。爲八大幹渠之冠。又於革余村。建築大橋。便利行旅。每年可澆千頃以上。此次親往履勘。全行廢壞。將來若再修挖。尙需工程費在六萬元之多。水利繼續之難。殊可慨也。

以上述河套八大幹渠之主腦。其他不可枚舉。如幹渠之藍鎖龍。火河德。成渠。鄔家地渠。阿善渠。天德毓渠。吳祥渠。魏鳳山渠。戶口地渠。土默爾劉三地渠。楊成祥渠。廠汗波羅渠。錦繡堂渠。陳四渠。十大股渠。哈蓋渠。曹四喜渠。常興堂渠。王文祥渠。在西

界教堂渠。曰黃托羅亥渠。黃羊木頭渠。楊家河渠。準格爾渠。中國地渠。蔓會渠。在東界教堂渠。曰扒子補隆渠。爲賠教之渠。亦爲予所修。在什拉胡蘆素地。曰什拉胡蘆素渠。紅們圖渠。介乾補隆渠。霍祿素太渠。在蒙旗範圍內。一爲杭錦貝子渠。一爲達旗戶口渠。綜計以上各渠。或爲公有。而爲公共興修。或係私渠。獨自經營。而公家由墾務經營者。則八大幹渠也。自十四年。劃歸水利總局管轄。督飭進行。然以綏區實業而言。以河套爲發展之地。而墾殖應以水利爲先務。是水利關乎西北之實業明矣。凡渠有幹渠。有枝渠。有子渠。是以幹統枝。以枝統子。方克勢成一局。自道咸迄今。百餘年。地商之創闢。光緒末葉。貽穀大臣。肇劃之周詳。綜計前後耗用工程費在千萬元以上。其水利關係可知。不意近年。日見廢弛。一蹶不振。若不及早補救。挽已失之利源。則綏區實業前途。終恐無發展之期。並附渠圖於後。以資留意水利者之參攷焉。

按渠道。有幹枝子渠之分。又有地堰。以爲遏水澆地之用。並築壩以防水之冲刷。與截水灌地之需。其工程有土坑土方之別。土坑者。係濬深之謂。土方者。係築高之稱。然每

方均寬長一丈深一尺爲一方。然其中有背坑半背半丟以及全丟之別。背坑者。完全用草斗。謂之背斗背土於渠背。半背半丟者。初出土用鋤鏟土於背。嗣用草斗背之。關內人有用籠者全丟者。用鋤掀土於渠外。背工多用於幹渠暨壩工。半背半丟多用於枝渠。丟工多用於子渠暨堰道。至渠背之合宜。旱台之整齊。則視監工者之經營如何耳。然以現時觀察。予不過稍得其皮毛。而確有經驗者。屬王同春。張季直君在農商部時曾聘爲顧問查視黃河一週惟年近古稀。將來繼續。深恐無人。此次與予談及河套之水利。意見相同。因河套地勢西南高而東南低。北高又南低。中段又腰軟。時有渠身潰決之虞。非將烏加河舊黃河故道修通。再由西山嘴土六濠修通退水。可期一勞永逸。而八大幹渠之工程。應以永濟渠爲急務。如能逐漸施設。則河套水利可臻完善。茲將永濟渠應修工程圖說。附列於後。俾經營水利者有所攷鏡也。

第十章 商務

河套地方本無商務之可言。然商務不能發展原因。實與墾殖水利有聯帶之關係。何則。河套以農業爲要素。農業振興。商務勢必隨之起色。曩昔河套草萊未闢之先。係屬

蒙人游牧之區。商人貿易。不過茶馬互市而已。嗣後外蒙時相往還。遂在大余太設立通事行。藉資營業。自開墾後。地戶遍設牛犏包。頭商人始有以貨物交易換購糧食牲畜。羶毛皮張藥材以歸。仍無現金之營業。此種商人不過行商之名目。亦因交通不便。不敢正式設店。及至光緒末葉。墾務振興。正擬遷徙降興長與五原縣城內。作永久之計。不意民國以還。初遭蒙匪之蹂躪。繼受盧亂之騷擾。以致大余太商號焚燒殆盡。一時不能恢復。通事行改設於烏藍腦包後。距五原縣城僅五十里。日見起色。現成一重鎮焉。惟金融仍無現金來往。均用兌帖憑信赴包使取。防爲匪劫。然此項兌帖憑信。時有贗鼎之發生。地方使用不過八折。人民多受其害。近年雖有中交兩行暨豐業平市乾豐紙幣。充斥其間。多不肯周流。合計全縣現洋不過三千餘元。其商務困敝可知矣。

第十一章 農業

河套地方。素以農業爲要務。其農民之居處。五原縣東界。多包頭鎮人。中區係山西之河曲保德陝西之府谷神木西鄙。多係甘肅漢回兩族之人。向視渠水澆地爲轉移。每年何處澆過。卽移於何處耕種。春出秋歸。謂之跑青。地方之不能發達。亦由於此。其原

因有十：(一)因地畝澆水無定。(二)因租戶檢其地質佳者耕種。故居無定所。(三)因不肯遷居建築。以圖久永。(四)因娶室困難。(五)因地面遼闊。人烟稀少。彼此觀望。不肯落業。(六)因村落散漫。無團結之能力。(七)因人心不古。不能有互相維持之精神。(八)因匪徒易於潛匿爲患。(九)無金融之機關。流通社會。銀錢交易。以及存儲事項。異常停滯。(十)因交通不便。輸運維艱。有此十大原因。遂使地方難期發展。而且現在弊政。又有四點：(其一)攤派繁重。每年若種一頃之地。則租價在三十五兩以上。人工籽種在三十兩之多。而保衛團之餉項。軍隊之支應。區事之耗用。又在五十兩。綜計約需一百二十兩左右。設遇荒歉。賠累堪虞。(其二)土匪爲患。河套地方。前清光緒末葉。尙有路不拾遺之稱。雖有康有爲富有票之煽惑。地方頗爲安謐。及至民國以來。逃勇潰兵。宵小無賴。一般不逞之徒。時有騷擾。隨撲隨滅。自盧占魁大股蹂躪後。又復收撫盤踞。旋又潰叛。遂將會匪餘孽。留於社會。一般社會中人。圖苟安計。不得不人會匪。以致今日。蔓延不可收拾。(其三)吏治不良。河套地方。農民只知耕作。其他一無智識。全藉賢良縣知事。以資誘導。而官吏中多以括取金錢爲目的。對於地方整頓各事。毫無

提倡之希望。人民謀業之心。多存猶豫。(其四)保衛不力。河套地方遼闊。全藉保衛得力。方能安謐。該處所駐軍隊。僅有駐防之名。彼所注意者。不過保衛教堂暨機關而已。况地方之保衛團。又多係收撫之兵。當事者無駕馭之能力。農民曷能得其實際。是故一般農民。相率徙於教堂所在地。以免攤派之累。且土匪之擾。教堂遂得從中居奇。種種挾制。不亟圖補救。非使河套盡成爲租界不已也。

河套農業專賴水利。水有數種之分。曰春水。消水也曰桃花水。三月水也曰熱水。四月水也曰伏水。伏水也曰秋水。秋天之水也曰冬水。冬令之水也水以伏水爲最佳。本年伏汎用水泡地。至秋將餘水

放出收凍。次年地氣一開。酥如鷄糞。不用犁耕。耙一次即可插耬撒籽。此種地可種麥籽。炒麥。莞豆。各種夏禾。省工力而獲利多。是以農民爭租之。秋水較伏水爲次。可播種糜谷。高粱。葫麻。菜蔬。黍子。豆等。桃花水可種糜谷。熱水可種小糜谷。山藥。菜蔬等類。而菜蔬內白菜出產最良。以甘肅之種籽較勝於京種。其芝麻棉花予曾親爲耕種。收穫亦好。惜人不注意。再稻田於協成地試驗之。甲於甘陝所產。人亦不肯經營。良由在上者不能提倡之故。至春水多無人肯用。因起蠶之故。冬水亦然。惟冬水上結厚冰。用以

拉渠。則勝於修挖。惜經營渠道者。每每只圖澆地。不知保養渠身也。若以地質言之。五原西界一帶多沙。再以黃河膠泥。滲和。尤爲適宜。所謂二和土。長性最良。沿河一帶多明沙與屑積泥。且又地勢稍昂。澆水不如下稍。故每年田禾收成較遜。縣之中區膠性太大。每有地土揭皮打瓦之虞。揭皮者因膠地爲日所晒而起。裂打瓦者因地受雨水而裂塊。其地質相宜。則屬於下淖。是以長濟塔布兩渠之地。枳棘草遍地。皆是。形如樹林。地質肥壯。不問可知。至什拉葫蘆素。係屬沃壤。惟用水仰給於各渠稍之退水。雖有義和專渠以資灌溉。渠路太遠。不敷應用。每年爭水之案。時有不免。總之河套農業。全視渠道修理如何。水能通暢。農業自不難發達。而包頭一帶之食糧。亦全藉河套爲之挹注耳。

第十二章 鑛質

河套地方。山有烏拉前後之分。而烏拉後山。卽所謂陰山也。其山脈情形。已於第三章內言之矣。按以陰山中之狼山。卽古之陽山。烏拉山。卽古之牛頭朝那山。兩山之枝。當黃河溢爲大泊處。爲阿爾布坦山。當石門障崑都崙河發源處。爲居延山。又名崑都崙麥梁山。當省崑口防禦處。爲省崑山。又有赤城山。又名烏蘭拜星山。東西德爾山。阿爾

柴山馬神山木納山河套山雪山又名察蘇台山帷山又名額魯特山老虎山又名巴爾圖山鄂博圖喀喇山巴爾喀山碧柳圖山莫惇山麥梁山伊克鄂博山皆在五原縣之北境。其他尚有音納祿山察汗呼燒山白音諾綠山克球山火燒山格郡山格拉山桃葉呼都克山鎖布落那呼都克山。所有山名。多係蒙譯之音。當余太河北。有刻勒峯雪山之脈。南山谷內。松柏合抱。到處皆是。野獸亦多。惟屬於烏拉特西公旗營盤之北。嚴禁伐木獵獸。人民時有以酒或磚茶餽看山蒙古人。私行砍伐。但一經拿獲。則將所有充公。並撻其人。驅逐山下。然利之所在。亦無法禁絕也。北山鑛苗最富。其已開採者。營盤灣烏蘭腦包狼山灣等處。所產煤炭。足供五原一帶之需。而成分稍遜於固陽石拐溝等鑛。因石性過大也。其他與固陽交界石門障之北。有石棉礦。惟苗長僅寸餘。不能供大工廠之原料。是一缺點。至天皮礦苗最富。到處皆是。較之歸綏縣境內所產。則優之。大余太附近莫倫河溝內煤炭礦苗甚多。惜無人開採。河套鑛產不能發達之原因。實因人烟稀少。加以羊磚羊磚即羊圈內糞積切塊晒乾以供燃料牛糞柴草。足以供日需之用。煤炭不過機關與商號中用之。所以銷路狹窄。無人投資經營。將來交通便利。社會發達。則

此項礦產必有開發之一日。而河套之利源。又豈可限量哉。

第十三章 牧畜

河套水草豐富。爲牧畜最良之區。當草萊未闢之先。蒙漢雜居其間。莫不以牧畜爲生。毡帳林立。隨地而居。其牲畜以羊爲大宗。牛次之。馬次之。或專設牧場。或公共畜牧。均以孳生爲恒產。羊毛之產。名曰套毛。春秋兩季。扒毛運於包頭銷售。轉行於天津。羊亦供包歸等處之食品。以牝羊計之。牧畜得宜。兩年可獲四羔。否則亦可得其三。惟肉不如外蒙扎合慶義和公等處之羊。皮亦遜之。惟道路較近。銷售尙易。牧畜之家。孳生均以三百爲羣。僱老少傭者。牧於水草豐茂之區。朝出晚歸。如爲蒙古人所牧。則任其於水草處設毡帳。所謂蒙古包以牧。原主不過查視而已。牛多牧於蒙古。以五十爲羣。惟種不良。非隨牧隨賣。否則有牛疫之傳染。一病而不可治。牛除供本地耕作之用。餘售於包頭。轉銷於歸化。馬則西公旗所產最出名。走馬甚多。不過馬種愈傳愈下。以致馬體短小。體質薄弱。不能與甘肅西寧之馬種相頡頏也。光緒末葉。地畝開墾後。牧畜之業。不如曩昔之蕃衍。加之近年土匪騷擾。軍隊勒索。所有牧養之家。損失甚鉅。以現在調查。

牧畜之戶十不及三。絨毛皮張價值之增。亦由於斯。將來若不設法改良。則河套之牧畜。從此失敗無可挽回矣。

第十四章 出產

河套出產最富。糧食則以麥籽。糜谷。高粱。葫蘆。爲大宗。多半由水路運輸於包頭。出糶。其他絨毛皮張大都爲洋行吸收。運於天津。出口野獸有掃雪。獾。狐。狼。鹿等類。而狼皮最優。鹿茸則不如關東之產。紅柳可砍伐製器。如筐條。鞞。桿之類。能行銷於山陝。而根棘一種。近年爲外國所買。惟需工甚繁。取根棘去其冗。得其中桿。扎成小捆。行銷天津。轉售日本。再由日本製成各種玩器。售於美國。獲利頗多。本處居民。僅知取桿爲箸。不能製器以獲利。藥材有黃芪。黨參。鎖陽。運銷內地。甘草以杭錦旗所產豐富。每年由商人設場採挖。對於勞働家。盤剝重利。對於蒙旗租金。稍爲點綴。即可任意採挖。向來由水路運於托克托城貿易。每年不下二百餘船。自京綏火車抵包後。以交通關係。商人莫不改道包頭營業。托城商人在都統署力爭未果。事勢變遷。亦不能勉強挽回。托城市面因之一蹶不振。黃河南有杭錦旗鹽城湖。白鹽出產。僅行銷於河西。而城質則

優於他處。惟製造粗劣。僅能銷於五原包頭一帶。若能設立工廠。以改良製造。定可挽外溢之利權。肉苳蓉甚多。不如阿拉善額魯特旗之美。現有宏豐公司在包收買。收分鹽淡兩種。河套只淡種。阿拉善者爲該公司包售。河套則隨意收回轉賣。究難收專售之効。將來交通便利。如有資本家。投資擴充企業。則地方實業不難發展也。

第十五章 林業

河套地氣溫和。田多膏腴。對於植樹最爲適宜。而出產以烏拉前山內卽牛頭那又曰磨爾根嶺歷代卽有大森林之天然產。惟屬於烏拉特西公旗範圍內。從前松柏皆大數抱。自前清光緒初。綏遠將軍私伐之後。蒙控旗於京師。將軍被譴。遂致封鍋。嗣以大火焚燒一月。古木盡爲祝融收盡。近年始復成林。任其生長。而禁採如故。每年輸出僅偷伐小樹而已。至五原縣境內。樹林寥寥無幾。自地歸墾後。公家委派專員植樹。各渠莫不遍栽。耗費數千金。因栽植不宜。保護不力。未能得收桑榆之效。繼續者亦未實力進行。以致林業一端。至今仍屬闕如。現僅五原縣暨大余太等處稍見之。而收效者爲各教堂。皆用分畝種植插秧法。又復認真澆灌。所以到處成林。地方人民。近亦稍知林

業之利益。惟不知種植之法。羣多觀望。查河套地方栽植楊柳榆椿以及洋槐美國松。無不適宜。但須分畝種植。然後插秧壓條撒籽均可。惟須圍以土墻。俾免牲畜踏踐之虞。再加以渠水按時澆灌。則十年間河套之林業發展。可翹首而待矣。

第十六章 交通

河套佔綏區西鄙之平原。方圓數百里。東通包頭西接甘寧。南鄰陝邊。北接庫蒙。中有黃河環繞於鄂爾多斯一帶。且由甘肅平羅以達包頭。可謂水陸之區。迤南沙梁有駝路之往來。陰山之南端下。烏蘭腦包又爲赴新伊暨庫倫以及賽音諾顏土謝圖車臣等部落之孔道。四通八達。道路紛岐。以包頭起點言之。西北門經公忽洞崑都崙溝進石門障沙壩子後口轉西循土哈馬井老爺廟圪台至台梁烏蘭忽洞大余太東地頭古力板撒拉伊肯補隆以達烏蘭腦包順狼山經東西皮房義太魁永成泰入阿拉善界抵甘肅平羅縣謂之北路。又一歧由大余太分路經東地頭入什拉胡蘆素山水壩。過二分子四櫃廠汗淖板且黃璫樓燕安河東牛渠隆興長十八圪圖五分子公中廟永成泰循阿拉善界以抵甘肅平羅縣謂之中路。又一歧由大余太循西南烏審泰過

烏加河經賈不色八拜水道大有功。西槐木阿善鄔家地秀華堂強油房以達甘肅平羅謂之南路。其水路由包頭南海子西碾房君墳柳林子西山嘴白二渡口姚家河頭同興堂惠德成馬密圖黃家灣蘇台廟循石嘴子磴口以達甘肅平羅縣謂之水路。又一歧三湖灣河由史家圪凸藍胡圪凸老馮圪凸蘇木圖安宏圪凸八掛車楊五套子長牙店柳林灘歸於黃河再由包頭柳林子過河經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地循沙梁過才登海子圖爾班稻圖池喀喇馬奈打木素保爾斯太沿烏蘭莫多山以達甘肅平羅縣謂之南駝路。由烏蘭腦包出北口。經外蒙戈壁分馳庫倫新疆謂之北駝路。惟每值夏秋之際。河套渠水澆灌地畝。行旅時苦不便。多半改道北山。然宿無旅店。地方荒涼。匪徒時有搶掠之事。人多苦之。至水路船隻。極薄不堅。常有損沒之虞。運輸油斤。改用混沌。運輸木料。改用木筏。然以交通而論。終難往來自如。政府現有包新鐵路興修之議。將來由包頭西腦包接京包車綫。循亂水泉麻池薩齊穿烏拉前山入哈打門溝。折北經台梁大余太烏蘭腦包出西套。以達甘肅蘭州。則交通可稱便利。旅行與運輸亦無阻塞之苦。再由烏蘭腦包修一枝路。以通庫倫。不但西北內外蒙古有無窮之發

展。對於軍事上之控制。亦有若干裨益也。

第十七章 文化

河套人民。大半由他處遷來。貧農佔其多數。除耕牧外。則無所事事。文化上毫無注意。各牛俱商號。不過有司賬之人而已。以致知識閉塞。世界大勢。國家情形。漠然無知。雖有一二私塾。亦不過爲冬烘先生之噉飯處。向學子弟。僅讀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諸書。如能登記賬目。則目的已達。冬烘先生可謂責任盡矣。迨至前清庚子拳匪之後。教堂設立學校。此爲提倡文化之始。民國以還。五原創設高等小學一處。國民初等小學八處。女子初等小學校一處。稍具規模。仍不完善。而教堂神甫牧師。極力誘導。文化漸有進步。女學亦稍有起色。近年蒙旗子弟。亦剃髮入歸綏中學校肄業。地方之子弟。亦有中學畢業者。而蒙旗公文。向以蒙文往還。現已改爲漢文居多。且皆邀有漢文之書記。專司其事。其文化之進步。已非昔比。將來交通便利。則文化之輸入。則可日見蒸蒸日上矣。

第十八章 蒙旗

河套蒙族。歷代沿革。前章已分晰言之。按以明史考之。明初時。套內及大青山以北。盡陷於蒙古。元太祖仲弟哈薩爾之後。及太祖之後。分據大青山以北。是爲烏蘭察布六旗。太祖十五世孫達延汗之後。盡據黃河以南。是爲伊克昭七旗。終明之世。不復內屬。及至清代。天聰八年。太宗征服土默特後。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茂明安。烏拉特。中西公三旗。相繼來庭。並設札薩克。錫號曰烏蘭察布盟。黃河南之鄂爾多斯左右翼。前中後各三旗。亦設札薩克。後復增設前末旗。共爲七旗。錫號曰伊克昭盟。是爲西二盟。各設盟長副盟長。統轄於綏遠將軍。分班赴京侍衛。遇事受理藩院之節制。民國以後。年班多免覲見。然仍屬於綏遠都統之管轄。遇事則受蒙藏院之節制。在於河套者。有烏蘭察布盟。前後中三旗。前旗卽今之西公旗。後旗卽今之東公旗。中旗卽今之中公旗。又曰東大公旗。東大者。蒙譯仍爲中也。均爲元太祖哈薩爾十五世孫。布爾海游牧呼倫貝爾。號所部曰烏拉特。後分爲三部。長子賴噶孫噶布。幼子巴爾賽。孫圖巴。曾孫色稜。分領之。清順治五年。以鄂木布子諤班。掌前旗。封鎮國公。以色列子巴克巴海。掌後旗。封輔國公。以圖巴掌中旗。封鎮國公。各受札薩克世襲罔替。民國仍依舊制。而前旗

於十三年絕嗣。牧地當河套之北。噶札爾之南。東至黃烏爾九十里。接茂明安旗界。南至黃河接鄂爾多斯界。西至拜塞墨突百二十里。接鄂爾多斯界。北至伊克爾德圖濟爾噶二百五十里。接喀爾喀右翼界。東南到黃河一百二十里。接鄂爾多斯界。西南到黃河一百里。接阿拉善額魯特旗及鄂爾多斯界。東北到蘇那一百四十五里。接喀爾喀右翼界。西北到塔起勒克圖鄂博二百八十里。接喀爾喀右翼界。現在報舉歸公之地。已佔十之六七。餘多游牧之區。而人口以迷信佛教。日見衰落。伊克昭盟卽鄂爾多斯。古所謂新秦中地也。共七旗。先是明嘉靖中。元太祖十七世孫。衰必里克圖舉爾根爲濟農。譯言郡王也。入居河套。名所部曰鄂爾多斯。有九子分牧兩處。今之七旗皆其裔也。踰河套東北隅。沿河蜿蜒而西北爲左翼後旗。卽今達拉特旗。東半在薩拉齊縣西半則在平原轄境。額璘臣從弟沙克札。於清崇德六年來庭。順治七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牧地東至薩拉齊縣。黃河冒帶津。現名毛岱。一百五十里。接土默特界。南至賀陀羅海一百一十里。接左翼前旗界。西至察罕額爾吉。百三十五里。接左翼中旗界。北至黑水泊二十里。接烏拉特界。東南到阿魯得勒蘇。一百九十里。接左翼前

旗界。西南到哈錫拉克羅海一百四十里。接左翼中旗界。東北到台碩額拉蘇八十五里。接土默特界。西北到淖和爾末里圖三百七十里。接烏拉特界。其札薩克駐所在巴爾哈遜潮戶口尙繁衍。文化亦漸輸入。接達拉旗循河而西至河套西北隅。斜分之爲右翼後旗。卽今之杭錦旗。在五原縣轄境。額璘臣從子小札木素。清順治六年大札木素叛。小札布素不附逆。詔封札薩克鎮國公。世襲罔替。孫都稜。康熙三十七年以從征噶爾丹督護糧運功。晉封固山貝子。都稜孫齊旺班珠爾。乾隆十九年晉封多羅貝勒。牧地東至兔毛河四十里。接左翼後旗。南至喀喇札喇克一百四十里。接左翼後旗界。西至噶札爾山一百四十里。接右翼中旗界。北至塞特勒赫巖突二十里。接烏拉特界。東南到巴彥泉一百五十里。接左翼後旗界。西南到達爾巴哈岡一百五十里。接右翼中旗界。東北到拜塞巖突四十里。接烏拉特界。西北到哈落爾博羅一百八十里。接烏拉特界。札薩克駐所。在鄂爾吉諾爾。又與杭錦旗平分河套西北隅。循河而南至長城。止爲右翼中旗。亦曰鄂托克旗。在漢爲朔方郡之臨戎廣牧二縣地。魏晉荒棄。晉末赫連勃勃據爲國都。定名曰統萬。後魏滅赫連氏。建夏州爲化政。闡熙代名三郡地。隋移

朔方郡於此。唐置宥州。五季時爲季夏所據。元屬寧夏。路明入於蒙古。額璘臣族子善丹於清崇德六年來朝。順治七年封札薩克多羅貝勒。世襲罔替。牧地當騰格里泊。卽古屠申澤也。東至察汗札達海泊七十里。接右翼後旗界。南至賀通圖山谷名回回墓。三百七十里。接右翼前旗界。西至察罕托輝二百五十里。北至馬陰山一百一十里。接右翼後旗界。東南到庫克陀羅海一百里。接右翼前旗界。西南到橫城口三百三十里。接邊城界。東北到鄂蘭拜一百二十里。接右翼後旗界。西北到阿爾布坦。舊名省嵬山。二百二十里。札薩克駐所。在錫拉布。里多諾爾。民事則於甘肅陝西邊縣就近管理。地面遼闊。鑛產甚多。惟蒙民倔强。近年革命之說盛行。蒙人稱之曰獨規。旗務糾紛。不可收拾。濱近平羅之地。前清放墾二百餘頃。民國十三年。又放月牙湖等地二千餘頃。按以所述各旗。烏盟前旗則人多狡詐。後旗則勇於戰鬥。中旗則富而純厚。伊盟之左翼後旗。則文化進步。右翼後旗則崇重道德。右翼中旗則性情猜疑。然均迷信於佛教。將見人口衰敝。終不免有滅種之虞。如能破除迷信。從事文化與耕牧。尙可挽回於萬一也。

第十九章 教堂

河套教堂。在縣東扒子補降者爲耶穌教堂。在縣西蔓會烏蘭保爾黃特勞亥黃羊木頭東公中準噶爾楊家河等處者爲天主教。傳教之初。人多觀望。嗣以小利引誘。一般無知者。始行人教。仍不踴躍。又以勢力袒護非法之人。於是不肖者趨之如鶩。一般公正士紳大起反感。遂演成庚子仇教之慘劇。教案以後。所得利權愈多。教民氣焰愈張。教堂遂以蒙旗賠教租地。逐漸施其霸佔之計。以致西境杭錦達拉特兩旗之楊家河東公中黃羊木頭準噶爾黃特勞亥等地。兩千餘頃。盡成教堂之產。近年逐漸侵佔。至於永濟渠且任意澆用官水。公家不能過問。至農民對於國家應盡之義務。一概拒絕。一般愚民貪圖小利。莫不租種教堂之地。而教堂遂得居奇。高抬租價。盤剝重利。人亦莫知其毒也。扒子補降之教堂。庚子教案後。遂佔數百頃之膏腴。公家以賠款之關係。又代專修一渠。計長三十餘里。此渠亦係予所修。然塔布河之水。仍時爲強用。總之河套一帶教堂。完全以傳教之虛名。實行強佔地畝之實。蒙人愚魯不知過問。官吏畏葸。不敢過問。甚至勾通土匪。要挾政府。包攬詞訟。魚肉非教之民。以致控案時興。糾紛不

已。當道若不早爲澈底解決。任其永久霸踞。日無主權。一旦爆發。終非國家之福。亦非教民之福也。

第二十章 吏治

河套之興替。應視吏治之良否。從前草萊未闢。承平之時。無人注意於斯。及至前清末葉。始有張之洞胡聘之岑春煊吳廷斌在山西巡撫任時。稍議及之。仍有輪長莫及之虞。自設五原廳之後。不過在包遙治。徒務虛名。民國以還。雖移知事。署於隆興。而土匪兵燹之餘。元氣大傷。一時難以收拾。且爲官者。大都以括削金錢爲目的。設有良吏。又不善逢迎。勢難久居其位。有此兩層之原因。欲得良吏以治。憂憂其難。本年馬都統迭次派員勘查。籌擬添設大余太、強油房設治局。以及西山嘴縣佐等缺。以資整理。如能實行。則地方固屬受益不淺。然用人一端。若不選派良能之員。積極着手辦理。仍恐難以起色。以予管見。將來綏遠都統移駐包頭河套地方。添設鎮守使一缺。道尹一缺。並河套鄂爾多斯各地。改增五縣。以資經營。似此分疆治理。呼應既靈。發展自易。未知西北賢豪亦以爲然否。

第二十一章 軍事

河套雖偏居綏區西鄙。確爲歷代戰爭之地。赫連勃勃建都統萬。非卽今鄂爾多斯耶。元代崛起。非河套耶。宋明之邊患。以至今日之匪亂。亦莫不在於河套。是河套軍事之關係。誠爲不淺。今述其概略。以備留心軍事之參攷。

(戰國) 趙武靈王北破林胡。二十六年攘地北至代。西雲中。九原。又嘗欲將士大夫。繇其境。直南襲秦。李牧降林胡於勝州。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到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代趙并天下。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樹榆爲塞。使蒙恬渡河。據陽山。築亭障。以逐匈奴。取其地名曰北假。魏惠王十九年。築長城於稠陽。秦孝公十一年。衛鞅圍稠陽。降之。

(漢) 河套本新秦中地。初入匈奴。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遣大將軍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走白羊樓。徙民十萬以實之。使校尉蘇建築城以守。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鄧鴻出稠陽塞。會兵於涿邪山。漢將妻范夫人築城於黃河北岸。以防匈奴。征和三年。李廣利出五原塞。匈奴要擊於夫羊。匈奴山陘。廣利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靈帝末。羌胡大擾。流徙分散。城邑皆空。建安二十年始平之。終世仍沒於匈奴。

(晉) 石勒并朔方。苻秦奪其地。永嘉之亂。劉衛辰據之。太和三年。代王什翼犍擊劉辰衛。自君子津濟時。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絙絕流。俄而冰合。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太和太元元年。苻秦伐代。什翼犍軍還至君子津。會秦將李柔勒兵趨雲中。遂定其地。旋爲赫連夏所奪。

(魏) 始光三年。魏自將伐夏。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遂濟河。襲統萬大棘而還。明年。執金吾桓實造橋。君子津尋發諸軍濟河。正光元年。元或討破六韓拔陵於朔州。彼時有段榮字子茂。祖士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傑徙北邊。家於五原郡。父連支。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嘗語人曰。天垂象見吉凶。今觀元象。察人事。不及十年。常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搆亂之地。以五原爲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所言。遂有孝昌之亂。盜據爲窟。人民避寇內徙。乃將一縣之人。各成聚落。仍用舊縣。召民集之。魏主燾破蠕蠕。列置降人於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大宗永興三年。詔尉古真統兵五千鎮於西境之大洛城。

(隋) 隋末爲梁師都所據。

(唐) 唐破梁師都平之。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歌邏遜右廂部落於黑水餘黨。走保狼山。元和十五年。長澤爲吐蕃所破。貞元七年。置天柱軍。又於榆林郡設義勇軍。景隆三年。朔方軍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又於牛頭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以禦敵。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減鎮兵數萬人。永淳初。突厥入寇豐州。州將崔智辯與戰於朝那山。敗績。乾元元年。回鶻據之。會昌二年。回鶻爲黠戛斯敗。徙屯永濟柵屯。兵天德振武北境。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設安邊戍。置橫塞軍。又置天德軍。又於大同川西置天安軍。開元初。受降城爲河所圯。總管張說於城東別置新城。七年。河溢。城南面多毀壞。八年。振武帥李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修治於天德故城。李絳盧坦以爲舊城。當磧口。據險要衝。得制匈奴上策。又豐水美草。邊防所利。今避河患。况天德故城。僻處河脊。去河絕遠。烽堠緊急。不相應。寇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遂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帝卒用吉甫策。於是西城遂廢。邊事則因之多故。十二年。徙天德軍於陰山。通濟廢橫塞軍。置天安軍於大同川。永徽初。薛

延陀既滅。鐵勒諸部回紇皆內附。復討擒突厥遺種車鼻可汗於金山。徙治振武軍。

(遼) 太祖元年。破唐振武軍。置應天軍。又平黨項。盡掠吏民以東。置威塞軍。晉割代北來獻。天祚帝保大四年七月。率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等州。重熙十七年。西夏犯邊。

(夏) 夏始祖拓跋思恭。據有西部之夏州及元昊立盡取河西地。慶曆初復陷豐州。北控大漠。置軍河北以備遼。

(金) 金取遼地置武興軍。

(元) 元併夏金。

(明) 明初元兵圍大同。李文忠敗其衆。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洪武二十六年。改建東勝左右二衛。屯兵以衛民。得耕牧於河套中。正統三年。邊將周諒言東勝州廢城。正濱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關。北連大山榆陽等口。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里。此外連亘官山。若屯軍此城。在大同右衛淨水坪。偏頭關水泉堡各處營堡皆其內。可以不勞戍安。非惟可捍蔽太原大同。亦所以保障延安綏德也。時不能用。成化三年總

兵王璽築牆於套內。青山以北盡陷於蒙古。阿羅出毛黑孩火篩等所據。嘉靖中元太祖仲弟哈薩爾之後。及太祖十七世孫袞必里克墨根。逐火篩居之。分據青山以北。是爲烏蘭察布六旗。太祖十五世孫達延汗之後。盡據黃河以南。是爲伊克昭七旗。終明之世。不復內屬。惟青山黃河之間。明初嘗置東勝五衛及玉林雲川鎮虜宣德四衛。不久又廢。旋爲察哈爾小王子之族諳達所據。崇禎九年。兵備盧友竹建堡。東接滑石澗。口臨黃河岸。首當西北之衝。

(清) 天聰八年。太宗征察哈爾。河套蒙旗始相繼來庭歸順。康熙中聖祖征噶爾丹時。寇沿克魯倫河而遁。同治七年。甘肅回族馬化龍等作亂。餘股蹂躪於河套。將及包頭。光緒二十九年。土匪劉天佑糾衆騷擾後套。綏遠將軍貽穀調遣大同鎮總兵劉光才管帶譚湧發胡光才及山西常備軍暨口外防營會勦。追於甘肅境內擒斬無遺。遂留軍以防餘孽。

(民國) 元年庫倫獨立。二年松彥光汗陶什陶等。勾結內蒙南犯大青山狼山一帶。烏蘭察布盟西公等旗應之。晉軍第一師師長孔庚敗績於狼山。二分子後口子等處。

牽動包西。經綏遠將軍張紹曾。授晉軍團長趙守鈺方略。破其各昭巢穴。始克平之。並移軍築營於烏蘭腦包。以資鎮懾。內蒙各旗。始行到綏承認共和。晉軍旋調回大同解散。四年哥老會匪盧占魁。又復糾衆起事於河套。攻包頭。破薩縣。旋收撫駐於河套。又復叛去。死於奉天。而餘孽未盡。以致擾攘迄今。羣盜如毛。五原遍地皆是。地方軍隊。多係撫降之衆。不足以衛地方。而正式軍隊。又屬薄弱。十三年秋直奉失和。所駐大余太。台梁。收撫綏西遊擊馬二營。改編第三路騎兵團。開赴內地。僅保衛團六隊。分紮五原縣。縣中西北三區。計一百餘人。其西區之隊。亦係收撫者。均不足恃。縣署警察二十餘人。不過其服務之驅使。以河套之遼闊。而無保衛之能力。欲圖治安。憂憂乎難哉。若不及早通盤籌維。後患堪虞。補救之法。須以強健一旅之國軍。分馬步炮之支配。並行屯墾之制。分紮於大余太。狼山西。山嘴。強油房。楊家河等處。無事教育於工兵。有事則不難控制。保衛團亦須另爲編制。爲遊擊隊。規定餉章。勤加訓練。再於各要隘建築炮台。嚴爲防守。一面將會匪餘孽掃除盡淨。逐漸施設河套地方治安。尙有半謐之希望。否則西北將來之禍患。定必復起於河套。而不可收拾也。

第二十二章 會匪

河套人民五方雜處。加以漢蒙回之混居。撫治最屬不易。且前清末葉。無官治理。其間商人郭有元私墾之始。招聚亡命。以致潰兵逃勇。宵小無賴。皆附從之。嗣後各地商霸據地段爲雄。其勢力視所聚亡命多寡。爲勢力之增漲。亡命統稱曰把什匠。私購鎗械。擴充勢力。官廳與防營明知之而不敢問。各地商遂以爭地械鬥。結其深仇。互相火併。而亡命之勢力。愈形澎漲。及至康有爲梁起超戊戌變政。失敗之後。政客有派人到河套。密煽惑。遂有富有粟之傳播。演成劉天佑之變擾。迨至平服後。大同所駐防營兵卒。多有哥老會徒。得以藉此宣傳。盧占魁字堯臣。豐鎮隆莊回族人。短小強悍。性情沉默。彼時爲防營之什長。會匪得舉爲龍頭老大。結合黨羽。於甘肅平羅陝邊榆林府谷。又復招集一般強徒。擴充勢力。然盧占魁自舉爲龍頭之後。財政公開。毫無嗜好。且不愛色。是以會匪中敬服不怠。民國改革。蒙匪變亂後。乘機揭竿而起。騷擾於河套河西一帶。哥老會勢力遂傳播於各界。又不惜重資。購買槍械。自來得手鎗。竟得千百餘枝。經濟則以幫票勒贖爲目的。人民不堪其苦。軍隊進剿。亦多失敗。氣焰愈張。按以哥老

會發源四川蔓延於陝甘新綏遠等處。本含有政治黨會之臭味。會章最嚴。一不許採花。(卽奸淫婦女之謂也)二不許劫財傷人。三不許擄掠過甚。四川爲仁字輩。爲會中之祖。及傳至綏遠已成德字輩。以仁字推之。已在第十輩間。年代湮遠。會章已漸失其效力。盧占魁之失敗。亦由於此也。及至民國四年。由後山出劉寶箴溝攻包頭破薩縣。進擊台格木歸綏兩城。岌岌可危。幸駐察哈爾准軍蕭良臣率兵勦辦。不旬日掃除淨盡。及至潘矩楹都統開缺。蔡成勳都統蒞任之後。盧占魁又復勾結軍隊。竄擾托城興和豐鎮武川不可收拾。遂收撫爲團長。駐於五原烏蘭腦包。旋又叛去。進撲甘肅平羅轉戰榆林攻破陝西武功到處淫殺擄掠無遺。嗣與陝西民軍進攻西安失敗。率萬餘人取道四川全軍覆沒。盧占魁隻身爲葉荃救出。由雲南潛跡上海第一次直奉開戰。察哈爾都統張景惠召爲第五旅旅長。駐於豐鎮。擬謀綏邊。張景惠失敗。盧占魁又復逃於奉天。參謀張仲衡爲張錫元都統所殺。盧占魁逃至奉天爲保安總司令張作霖授以旅長。十三年夏又欲變亂。遂爲張作霖將黨羽暨盧占魁聚而殲之。盧占魁從此遂告一段落矣。近年又有匪首糾衆千餘人。橫行於河西。是盧占魁雖死。餘黨在綏之

勢力依然澎漲。按以現在調查。五原入會者十成之九。東勝入會者十成之六。薩縣入會者十成之九。固陽托城入會者十成之七。武川入會者十分之五。所幸者不過歸綏和林清水河三縣而已。均以白巾爲號。其他舉動秘密。黑語甚多。不及細載。分富貴忠義橫山等堂。富貴堂爲上流入會者。忠義堂爲普通入會者。橫山堂爲下流入會者。近年由哥老會改爲秘密會。愈形複雜。其入會者有種種之原因。(一)保免身家。不得不入於會。以資聯絡。(二)被匪挾迫者。(三)因嫌怨入會。藉圖報復。(四)因窮無歸。挺而走險者。(五)身犯重罪。藉以庇護者。(六)因貪圖金錢。(七)以逃兵潰勇。無所歸宿。有此種種原因。以致會匪結合能力。甚爲堅固。其影響最大者莫如當晉軍第一師。在大同遣散時。未能籌以生計。遂多流落口外爲匪。以致今日蔓延全區。將見人人爲匪。家家自危。向來入會規費。不過一元。十三年已增至五元以上。其入會者之踴躍可知。包頭五原托城東勝固陽等縣。均設有坐設碼頭之龍頭。藉資聯絡。按以現時狀況言之。已收撫及未收撫。並入各保衛團爲兵者。在三千人以上。大槍計二千餘支。自來得手槍五百五十餘支。子彈均甚充足。以五原縣爲根據地。統計入會者將有五萬之多。知

之者亦不敢犯之也。然其中不無英傑之士。如爲上者。能以恩威並施。訓以教育。已收撫者不難改邪歸正。未來者亦可化惡爲良。一面籌以生計。一面解散脅從。治標本並顧。認真圖維。尙可挽回萬一。否則西北會匪之隱憂。終不知作何底止也。

第二十三章 風俗

河套原爲蒙族發源之地。漢人不過爲貿易轉運之場。來往無定。嗣後土地日闢。始漸有編戶之氓。惟多屬陝晉之民。至甘肅回族。亦漸由西徙入。近世又有歐洲人士。傳播耶穌天主兩教。自成風氣。今將漢蒙回風俗。分別言之。亦助治之一端耳。

漢回族之風俗

漢族之人。如陝西則屬榆林府谷神木如山西則河曲保德其他則河間大名謂之關裏人。餘則本區各縣者。故其俗多類內地。然情形複雜。氣候空氣乾燥。寒暑均烈。夏季六月間。華氏表最高達九十度以上。三九寒度。竟低至零度。八九月爲溫和時期。三月爲解凍之期。十月以後。驟入寒境。惟西北氣候變動甚速。一日之間。具有四時氣候。故嘗有早穿棉皮午穿紗。懷抱火爐吃西瓜之諺。人多耐冷。往往嚴冬時。能破冰入水。視

若坦然。可謂勞働家之特別性。固亦境遇使然。

人口男多女少。娶歸成家。實屬不易。因娶一婦。所索聘金。謂之財禮。需數甚鉅。男多勞働家。大都無力迎聘。女則在家毫無教育。又不事女紅。不過從事於牧養。多不知廉耻爲何物。以致苟合者居多。一般勞働家。只圖一時之歡。所以一女而共數男。父母貪圖微利。亦置之不問。風俗惡劣。良由於此。而寡婦再醮。聘資尤鉅。更難轉嫁。所以河套寡婦之多。亦由於是。誠惡俗也。

男女均嗜好於鴉片。一般勞働家所得之資。莫不犧牲於此。以故鴉片產量最富。積習難除。其一切之不能發達。以及風俗之惡劣。實原於是。是河套鴉片一日不能禁絕。淨盡。則永無振興之日也。

陝西人民。務農從商。爭朝夕之利。游手好閒。競錐刀之末。富者素慳吝。賤者薄仁義。豪強縱橫。貧窶窟蹙。大抵夸尙氣勢。好鬥輕死。家富子壯。析產分居。家貧子壯。則驅之供父耰鋤。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於是築城廓。徙民居。名曰新秦。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卽指此也。婦女終身不

浴。謂守禮也。然失節者。不以禮閉。躓足之風最甚。迄今未能革除。而操作之痛苦。父母愛之。而不惜之也。夏歷正月十五。夜用麪爲不托。名燈棧。注油燃燈。至十六日早。作羹食之。示收燈也。二十日名小填倉。燃燈舉火。二十三日聚豬羊骨雜燒之。名煉乾。俗諺曰。大忌。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菴。二十五日名大填倉。亦燃燈舉火。二月二日。名龍抬頭。禁止女工。恐傷龍目。並以灰圍宅。謂之圍蚰蟻。三日早。取元日所作黃米大磨相燒。黑豆啖之。謂之啖蠅子。三月三日味爽。以柳條鞭房四壁。以釀蝎虫。穀雨日貼厭蝎符於壁。書咒其上曰。穀雨日。穀雨晨。奉請穀雨大將軍。茶三棧。酒三巡。汝蝎千里化爲塵。五月五日。用蒲艾紙牛貼門。名鎮病。又是日飽食。謂填五窮。六日夜多聽靜。以下終年吉凶。六月六日。鷄作菜豆羹。俗呼漿水。遲明携漿至祖塋。澆奠。名解炎熱。中元日。農家早向隴頭擇禾之長茂者。懸五色紙旗。名曰田旛。八月十五日。以瓜果香餅賞月。並互相以月餅相遺。臘月八日。用黃黍作糜。下油鹽於中。謂之饅飯。二十三日祀竈。用糖餅以糖泥神口。祝曰。毋以惡事訴玉皇。娶婦雖濃粧。亦必白布飾其首。蓋西方金也。山曰太白。故多尙白。從來遠矣。近見革除。改用青藍絹矣。

山西人民。畜牧牛羊。從事稼穡。均爲所長。然多機巧。趨利徧急。近見衣食住。與陝邊相同。而尤儉樸。鴉片嗜好亦同。並喜食河南清華之水菸。吸與旱菸同。竟用羊腿骨爲烟具者。每年消耗最鉅。而人皮胃受病亦深。一時無能挽回。惟善治生產。多藏積蓄。質朴而尊卑相序。剛直而內外有別。性情剛強。少不相得。輒詬詈攘臂。獨不好訴。畏官也。方言稱父曰老子。稱兒曰娃。人憤憤曰不中用。公家人曰官人。合人作事曰夥計。強壯曰魁巍。人懦退曰不長進。高大曰髡。短小曰逦。責人曰數說。多曰夠。少曰不夠。電曰閃。雹曰硬雨。酒帘曰望子。馬不鞍而騎曰騾。孔曰窟攏。婦女亦不事沐浴。纏足之習尤深。自閩督厲禁後。竟有以放足之羞。遷徙入套。其愚鈍可知矣。關裏人大都直隸河南山東等處者。並無家室。春來冬歸。以傭工爲事。渠工佔其多數。對於鴉片嗜好則無之。每年所掙工銀。易以馬匹騾駒。由草地過歸。否則流於盜賊。性情強悍。傭主畏之。然勞働能力優於山陝。故畏之而又羨之也。

河套西鄙。則屬甘肅人。暨回民。風俗爲山陝人所薰染。大致相同。惟所用大車高輪。以過渠道相宜。而體質粗笨。速力稍差。女子未嫁。一律髮辮。故一望而知爲處女。既嫁之

後。則一律結髻。髮辮也。結髻也。實不啻女子嫁否。唯一之標識。積習亦崇尚纏足。步履維艱。惟性情強悍。料理農事。男子往往遜之。貪圖小利。更甚於山陝。回族之風俗。分門別類。有舊教。有新教。有再再新教。新舊不同。時起仇視。對於漢民。雖雜其間。界限顯然。而共事最無信用。所謂回教中人。飯可吃而話不可信也。回民過年之前一月。卽把齋起。凡男女十歲以上。皆於黎明後。不得飲食。甚者津液亦不敢下咽。方爲善把。日落星全。方恣意飲啖。但不得飲酒。近婦人。惟散漫而居。無禮拜堂之結合。至次月初一或初二。總以望月如鉤。則開齋過年矣。信崇奉阿渾。不敢稍有違背。婚娶以兩家意合。男家饋牛送羊布疋。邀請親戚。更求阿渾數人。同赴女家議婚。念經爲定。至婚期女家或婦或兄。一人抱新婦同騎馬。以帕蓋面。鼓吹導行。送至夫家。男女室後。皆以清水遍身澆洗。禁食豬肉最嚴。凡驢狗虎豹肉及牲畜自斃。苟其非人宰殺去血淨者。悉不食。人死則集數人在屋上。同聲喊叫。念經其家。皆白布爲冠。謂之掛孝。死之日或次日。卽昇之郊外瘞之。無棺槨衣衾。唯白布纏尸而已。葬時尸面於上。則喜。尸覆於下。則謂入地獄。親屬無不戚戚也。男多不薙鬚。惟剪唇鬚。便於飲食。生子五六歲。其父母邀請阿渾。

念經。以刀挑斷勢皮。使其澎漲力增。如宴會總以多殺牲畜爲敬。駝牛馬均爲上品。所陳食品或散給於人。或宴罷携之而去。則主人大喜。以爲盡歡。回文如鳥迹。如蝌蚪。橫讀而連斷。尤不易辨。字頭二十九。通曉字頭而無疑字。幼童能書記者。謂之毛喇。司教者謂之阿渾。亦有大小之區別。敬信明理處。猶蒙人之於喇嘛也。遇有疑難。皆問諸阿渾。卽男婚女嫁。亦所主持。雖有謬誤。亦不怨悔。尤可哂者。鄉愚忘其生辰。問之阿渾。告以月日。復忘。另告以月日。信之雖謹。小兒出痘。輕而易過。百中或損一。是回民面麻者少。遇有疾病。必向河中沐浴。冬夏皆然。燥結之症。亦於河中灌洗穀道。納葫蘆柄於其中。藉水出入探動。亦求通利焉。回人多携刀長尺許。刃兩面極犀利。俗呼爲攪子。私鬥時。每每以致命。飲食中白糖和麪。搏成杵形。高尺許。而銳其頂。呼爲塔兒糖。人最珍之。以餉貴客。婚姻回女不嫁漢人。宗教關係使然耳。

蒙族之風俗

蒙族起源於匈奴。蠕蠕鮮卑回紇奚契丹部族各異。自鉄木真崛起。挾歐亞之藩籬。忽必烈入主中夏。及至成吉思汗。自蒙兀族。西人曰 *mongolia* 今匈牙利尙有其苗裔焉。

蒙人頭形稍廣。面貌扁平。眼多傾斜。故有直眼韃子之稱。如河套血統。大半混化。與漢人無甚區別也。文字成吉思汗時代。習用土耳其族之維伊奇哥爾文字。是爲蒙古用文字之始。及世祖時。西僧帕克巴變化藏文。製蒙文字母四十一個。是爲蒙文之始。彼此互相併合成音。綴合之法。與羅馬文相似。現今之蒙文。爲元末所確定者。字頭一百零四個。譯文不如漢字之簡。僅能述其大概。而不能演譯科學。近來新發明之一切。仍用漢語。不能譯爲蒙語。是一缺點也。階級分三等。曰台吉。曰喇嘛。曰黑人。黑人服務於貴族者曰奴才。服務於招廟曰黑徒。蒙族以黑人爲最苦。婦女均爲人之奴才。專制使然。性質得興安嶺之餘脈。故能耐勞受苦。惟服從性最深。長官尊若帝天。見官則屈足。典禮則膝行。從前大有上古之風。近來則狡詐驕侈。畏事苟安。良由智識日開。人心日薄。正負相生。天演使然。王公服制仍着袍褂。各色頂戴。尙沿用勿替。平民服用棉布寬領大袖。腰束條帶而繫以煙袋食刀等物。冬着老羊皮袍。不製面。暑天多赤足。間有不著褲。僅圍腰裙。喇嘛有紅黃兩種。以服色別種類也。髮辮依然。惟達拉特旗開通。竟有雉髮與漢族同。婦女寬服闊袖裙。輒拖地。環佩粗笨。而喜塗胭脂。處女編辮嫁而束髻。

飾以金碧。梳髻用膠膠之。每年梳髻爲數無多。因梳一次。則須膠一次。頗不易爲也。靴鞋底特別布折數層。實以繩實。極精緻。曰千層底。冬日踏雪。則常用內地輸入之氈鞋。飲食以乳品爲主。獸食次之。乳品中以新鮮之牛奶鹹鹽等和於茶爲夏日之飲。名曰奶茶。又曰奶子茶。以作奶豆腐所磨之漿覆之。俟其酵。蒸之於鉄鍋。塗以牛糞。使閉其氣味。俟流出蒸氣。卽爲酒。其味酸。飲之有味。能薄醉。名曰奶酒。惟不能耐久。又以新鮮乳。和以水。俟其發微酵。略帶味。視爲美品。夏日飲之。可以却暑。名曰酸奶子。擠奶出。盛之於器。使靜約一時。浮面生油。取濾以布囊使淨。而後煎。以文火使色黃如蜡。其佳者不亞西洋品。蒙人款上客餽送始用之。名曰黃油。奶油既去其下沉。如豆腐汁者。煎既熟。盛木使成方塊。大如磚。卽以花紋切作長條。或小方塊。味淡略酸。若和以糖亦可食。再以濃茶調之。以淡鹽和之。則化爲流質。飲之甚耐飢。名曰奶豆腐。至牛酪製法。先置牛乳於器中。及腐敗。水分溶解。然後入金屬罐頭中。以土泥封其口。徐煎之。罐上有細管。管之一端下垂。入瓷盃中。乳經火煎。自管端下滴入盃。卽爲牛酪。和炒米食之最佳。蒙人多用爲贈答品。其炒米用糜籽置鍋中煮熱。取土曝以日光。使之乾。或炒乾之。

然後去其皮糠。所餘之粒。卽爲炒米。經久不壞。行商兵士。視爲珍品。所需薪材。糞粕到處多有。於蒙古包內燃之。在蒙人積習已慣。在漢人聞之。氣味逼人耳。昭廟之建築。瓦間有飾黃金者。近以銅鏡代之。竿懸白布幡。以別聖俗之界。札薩克所居曰王爺府。普通蒙民所居。皆係蒙古包。坐北朝南。隨時遷移。土屋名曰板身。然仍置蒙古包於院內。不忘本也。蒙古包構造皆圓形。通常度約在十尺與十五尺之間。柱頂上架木爲樑。成傘形之蓋。全部包圍毛氈數層。以馬尾繩束之頂上毡子。繫以繩。得自由啓閉。中設烟筒。南面置門。高約三尺五。寬二尺餘。垂毡簾以蔽風雨。男女分左右居。間設佛龕法器。龕前家長住焉。蒙地無旅店。故行旅輒投包而宿。然須稍知蒙語者優待。惟入包時。必置馬韉於戶外。旣入室。須坐左邊。客去則家長及婦人齊出歡送。正式禮節。一遞哈達。二交換鼻烟壺。現多與漢習融化。此習漸除。然遞哈達仍注重也。婚姻則蒙人亦有早婚之惡習。且居室於父母外。均能苟合。如女在家有孕。生卽對蒙古包外之馬樁而叩頭。謂卽其夫。遂可不嫁。任意逐流。其正式配合。亦不拘行輩。問名納采。並無聘物。以家之貧富。定牛馬之多寡。行婚禮。登堂不交拜。入戶不合巹。飯後則

與戚友爲禮。送哈達送烟袋遞鼻烟壺。送親者饗以酒食。信宿而去。未婚之女。均辮髮根束紅繩長寸許。至嫁日亦如之。婚後始梳髻。平時無男女之嫌。調笑戲謔無界限。甚至野合亦不爲恥。尙天然人羣世界焉。葬禮極簡單。王公始有木板櫃。形似棺槨者用之。普通則棄之野外。三日後視之。已爲鳥獸攫食。則以爲生前無罪所致。否則子孫有戚容。大有上古委諸溝壑。死欲速朽之遺意。喇嘛則以火焚其尸。祭祀以天地日月星辰高山大川雷鳴電光等。皆謂之有神。以石子堆積。謂之鄂博。春秋致祭。謂之祭鄂博。昭廟則聚僧徒。誦經供佛若干日。稱曰嗎呢會。皆藉以斂財也。歲時仍用陰歷正月十五。各昭廟多舉行跳鬼禮。近年以匪患不靖。大都停輟矣。至宗教崇信最深。故每家三丁。必有一人或二人爲喇嘛。呼圖克圖則稱曰活佛。蒙民皈依。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勢。磕頭之禮。不遠千里而往。每年之朝五台山。有資者無缺焉。按喇嘛之意義。元明史都作喇馬。蒙人呼曰喇阿瑪。又西藩語上曰喇。無曰嘛者。無上之意。卽梵語兀吠喇。原本爲尊稱。近則爲普通名詞矣。其教之由來。南北朝末葉。西藏盛行蓬教。爲一種崇鬼神之邪教。唐初宗弄贊君臨西藏。遣使赴印度求佛典。是爲印度佛入西藏之始。後與邪

神教混合。喇嘛之教出焉。教分兩派。源於佛教。衣帽用紅色者。名曰紅教。爲寧夏巴派。許肉食娶妻。爲邪教之源。能誦黑經以咒人死。衣帽用黃者。名曰黃教。爲噶達謨派。起於宋仁宗白祐之時。羣多信仰。近亦有邪教之傳染。行多不正。彼時自元世祖忽必烈利用宗教。羈縻蒙衆。近以爲喇嘛則可減輕擔負。是多趨之。而家庭中。男女戀愛。爲天賦之特權。故蒙族中無孤憤之男。少寡居之女。而獨於再醮之婦。不得在天家改嫁。必還至母家而後可。家事極簡單。日出而作。男子出外牧畜。若遇天氣忽變。則女子赴牧場與男子同力驅逐。所謂內助。庶乎不愧。女子或治內饋。至於針線女紅。則間或爲之。而榨乳一事。反爲其專責。日入而息。不喜燃燈。聚眠包內。頗極天倫之樂。娛樂事以跑馬爲生活。無論男女老少幼童。皆能騎乘。且體力建壯。最耐勞苦。以之編爲國軍騎兵。善利用之。不亞俄之哥薩克。素好角力。有羅馬人之風。宴會食品爲炒米牛羊肉麥麪牛乳酒等饗待貴客。以上整羊上食。謂之羊貝子。近達拉旗西公旗與漢族相染。請客多用漢之酒席矣。蒙人素以牧畜爲生。馬多產於牛頭朝那一帶。小而有力。走者居多。近年馬種不良。馬體愈趨愈小。不及從前之高超。其原因。一以地方不靖。不能專心

牧養。二因財政困難。馬駒一二歲。卽被商販購去。否則亦爲軍隊土匪攘奪而去。故馬政之衰敗。良由於是。牛多產於河套內。蒙人在於水草豐盛處牧之。惟時多瘟疫傳染。駱駝則產於河套之西鄙。鄂托克旂蒙人牧養最多。駝隻出產亦良。包頭與甘肅甯夏輸運。以此駱駝馱載。最爲適宜。羊有兩種。曰山羊。綿羊。漢蒙人均牧畜之。其毛曰套毛。專運銷於天津。漢蒙生計。多賴於此。蒙男喜獵。所以狐爲多。狼次之。往往有逐一狡兔而死一走馬。亦所不惜。足見富於毅力。終日得茹毛飲血之遺風。無宮室之觀念。故面目黧黑。不知沐浴。腰懷木碗。身繫刀箸。食畢以舌舐之。仍藏胸部。分別富貴。以衣面油垢多少爲準。油垢多者爲富。以終日食肉也。教育僅達拉旗稍知之。其他各旗。不知文化。然近年與漢人習染。多不受其專制。遂時有獨規之舉。獨規者譯言革命也。其死亡無統計之可言。戶口實數亦難稽核。以情形觀察。日見漸滅。約略計之。近五十年戶口。已減少十分之五六。揆其原因。受喇嘛之流毒。婦女衛生不講。嬰兒時多夭折。數十年後。恐無子遺。予身臨其境。不禁爲蒙族感嘆也。



